



唐氏三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梧岡文藁

謝序

送張都司移鎮大同序

永樂二年春滁州衛指揮同知鳳陽張公大器移鎮大同瀕行一時僚屬以公平昔教閱經歷之地曰環滁皆山曰琅琊深秀繪為圖以餞復于予言予曰公之才畧器識誠無媿於古之名將矣然記曰儼人必於其倫予嘗觀公之世系而得一人焉宋之張魏公始官熙河徧行邊壘覽山川形勢詢守邊舊法由是

悉知邊事又嘗視師江上屯兵淮泗忠君愛國始終
一念功烈之盛為中興名臣首今而較之大器淮泗
之與滁陽何其地之接也熙河之與大同何其境之
聯也督府之與都司何其職之近也苟因其迹而求其
心則清河之宗繼魏公之遺躅非公其誰也予故期公
以遠者大者略圖錢而詳魏公豈泛於擬倫哉

武夷圖序

衡陽為南嶽南方諸山皆其支脉而閩之武夷雖神
剌鬼鑿有不得其巧山皆石少浮土其色蒼紺或如
登豆或如盂盆或上銳而中小或面正而背歆嵌嵌

而為巖空虛而為洞深為潭為淵高為峯為巒靈淑之
氣物產不足以專之必泄而為英賢乃可當也我齊國
文公嘗愛茲山之勝而卜築焉雲谷有草堂滄洲有精
舍擢歌聞乎九曲註易存乎一爐遐想平生過化之所
一草一木被其光華一泉一石沐其膏馥其留也山雲
亦為之喜其去也猿鶴亦為之怨非文公之幸也乃茲
山之幸也公七世孫朱公伯善結屋于山麓今官新安
去鄉日久浮嵐濕翠不得目挹而手攬之乃為圖裝演
成軸以釋其故居之思間俾予叙于左方予曰公之圖
非慕山也蓋思祖也文公之道與山同又文公之名與

山俱存觀山則儼乎若厥祖之著存于心也然則公不
惟觀乎山而惟思乎祖乎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公
當持身修德以繼其家聲圖畫云乎哉遂書而叙之

吳氏族譜序

氏族者古史官之所紀錄故司馬遷父子約世本修史
記因周譜明世家厥後唐太宗詔高士廉等作氏族志
宋歐陽文忠公依漢年表為世譜姓氏之所出其來遠
矣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史立法簡嚴非殊勲偉績
穹爵盛名則畧而弗書譜載事詳明為子若孫為其祖父
一言一行之懿惟恐或遺然則家譜者所以佐國史之

不及也嗚呼譜牒之不修也久矣汾陽四世而冒認黃
渥七世而復合則知姓氏之所自出皆係於譜而不可
以不修也星源富坡吳氏為泰伯之裔傳世八十有九
粲然如珠之就貫整然若鴈之列行先後有倫小大有
序昭穆之名支派之行可指而易見也蓋由梅巖翁用
心之篤能因其舊譜而重加訂正詢諸耆舊稽諸載籍
旁搜遠引上接下基無所漏失可謂勤矣昔梅巖之長
子尚友常徵我先君白雲翁序之今尚恭又能因其父
梅巖之所修而求儒林名筆以繼父之志以顯祖之德
而傳示於無窮者亦可尚已嗟夫世之人肯構不能肯

堂前橋不能後梓矧若吾尚恭父子同志而能以尊
祖敬宗之心為心俾後之子孫知祖訓之是式祖德
之是徵則修身慎行無忝所生豈不由茲譜之存歟
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序以弁于卷端云

龕巖十景詩序

龕巖去治之東十里許按越國公家傳即公講學所
也山巨石無土少草木間有小木垂羅雜草一皆托
根石罅而生冬夏亦不枯地氣稍寒日光所不照雖
盛暑陰風凜然巖形穹窿豁訶中空洞可容數十人
兩山開列橫濶五尺許澗水中出清澈寒碧近巖底

水激射深不可測自源口披灌莽小徑縈紆廻折至
是以小舟筏渡乃可到巖前有石坡二鑿鑿累級若
階梯然登坡至巖架以危橋步之搖兀下視深壑無
底使人目眩心悸巖下有石形覆而長類舫有潭形
圓而泓類甕有泉交互流注若索有峯森銳特出
若筍飛流直瀉者瀑布危峯排列者筆架神鯉帶鏤
今公所放生剝石試劔今公所遺跡供佛有剝讀書
有巖此東龕之十景也予嘗讀唐史列傳宰相世系
表越國公名紹京魏太傅鍾繇十七葉孫多蓄墨跡
工書唐之宮殿明堂九鼎皆公筆也後以平內難功

拜中書令封越國公迄今七百餘禩其苗裔蕃盛編
溢於江右郡邑嗟夫公立志之高嗜學之篤乃能探
幽處獨違世絕俗故得抗其志成其學收其駿功流
其令聞蓋一代偉人也予宰興國五年景慕前脩嘗
欲一遊而未果今丁秩滿事隙公裔孫耆儒鍾子常
重飾公遺像留度巖中請予尋訪復于賦十景詩以
傳于後予喜而賦之同遊者長史張彥通也自註
靈山二十景詩序南嶽衡山在古荊州之域周廻二千餘里屹然七十
二峯而江南之山皆祖於衡嶽也騰踔起伏盤旋拱

揖如龍形之矯二蟲足之跋三虎踞而蛇行鳳飛而
鷲立千態萬狀奇勢異蹤莫可窮詰延袤綿亘突起
而為崆峒之山在古處之封為江右諸山之祖也聚
而為府治散而為屬邑支縣脉貫乍隱而復見欲斷
而更連踴躍走五舍駐于興國縣群山外環平川中
豁據震艮之位有靈山焉兩崖壁立夾水為澗小徑
縈紆羊腸九曲俯卑而窺高穿深而度密是以層峯
疊嶂其勢差峩而嵌欹頑石懸崖其色蒼紺而黝黝
怪特詭秘神剌鬼鑿心駭目眩並難名狀也尤難摹
寫也不知天造地設鍾英孕秀於是歷幾千百載矣

山多勝景莫能殫述而擇其顯著者得二十景自山之麓至其隩沿途多松清陰覆苔類引行人曰引路松於半坡翼以一危亭白雲吞吐隘若闕險榜曰雲闕亭入源口當寬夷處峯回水繞原田古木題曰碧環亭傍陰崖下累石為龕厥世長逝火浴風化號曰化僧亭近寺有橋橫澗有屋庇橋夜月娟潔秋波澄澈名曰水月亭奇峯五各以形肖名左蹲伏獅子草生石面風吹冉冉猶毛披然右峙垂象鼻烟抹崖頭霏二漢二猶氣噓然圓而仰者香爐圓而覆者鉢盂銳而長者石笋玉珠有泉懸流點滴如珠在貫疑鮫

人之泣也仙女有潭竅石空通如壺注水知龍公之宅也有二巖虛洞類屋範金為觀音像度置其中危峭百尋必釣繩以引則人可到也剽然欲睡隱然欲伸石曰伏虎使李廣卒遇之則射而沒羽也偃規而就矩稟地像之形扶踈葱蒨為方竹林厭紅而棄青鍾商顥之色秀異娟淨為白蓮池弘敞其門不二於道揭以歸一陰翳其洞不襲於暑名以芭蕉貼危架險有橋幽幽浮光涵影有池湛湛此勝景之得名而可詠可述也予叨承
上命出宰斯邑庶務叢脞臨政無暇固不可效昔人

遊山飲酒賦詩而廢事也嘗聞韓子留華陰登山臨水而覽
眺柳子居永州記山水而遊適然則古之賢達未嘗
不寄情於山水景物摠幽發粹搜竒抉隱見於文章
以傳於後世予雖不敢繼韓柳之聲光至於吟倡記
著亦竊有志咕咕然動其喙矣奉陪府判周公同遊
命予即席賦二十景尋陪知事黃公再遊亦有題詠
三年春南安大庾邑庠生蔣文學留斯邑知其勝特
欣往焉予不與俱而錄予詩囑工畫者圖之復徵言
以序之誠愛茲山之勝茲遊之樂欲久而弗忘也故
不辭而書之

息馬觀書圖序

古之名將息馬論道投戈講藝故能立功勲而銘彝
鼎留聲譽以書竹帛若萬人敵百夫勇固足以叱咤
風雲戰勝攻取而赫然一時矣然不學無術或利心
勝而不知所以慎其始或驕心生而不知所以善其
終往往取顯戮以為天下笑幸而免焉亦君子所羞
稱嗚呼道義不明尚功利而矜詐力知此者鮮矣新
安衛鎮撫王君仲禧性敏好學蒞職以來簡閱士卒
融之以恩臨之以政糧餼充足鎧仗鮮明時論稱之
嘗於暇日闢小軒蓄書畫數會賓友討論經史探研

韜畧玩理以養其心集義以養其氣乃命駕所居之
景為息馬觀書圖謁儒林之士唵咏之屢徵一言以
序其端遂告之曰文武豈殊途也自姜武成王著書
立言世以陰謀目之然未嘗不以仁義道德為說冊
書之訓凜然王者之師其垂名宇宙而百代尊崇者
不獨為兵家之祖實以敬怠義欲之戒允為心學之
宗也張留侯之所授受李衛公之所問對皆得其糟
粕耳亦足以開漢而興唐至於綸巾羽扇指麾三軍
如武侯者靜學之妙超然心得則庶乎近之矣此所
以為三代以上人物也嗚呼夾谷之會吾夫子謂有

文事者必有武備然則介冑之士固當以仁義為干
盾而章逢之儒亦豈可諉軍旅於未學而遂厭之哉
今仲禧息馬觀書作圖自礪將見造詣日高涵養日
粹才畧日充事至而不惑功成而不居詩書謀帥者
必不能舍之矣故序以歸之俾書于圖之左方以俟

古文五題端孝思草書引

往年予成童時常造棠樾鮑氏之南軒石泉周先生
講道于是執經坐上座者有端氏二子焉其尊府君
以善公為徽郡幕賓以方正廉能稱愛予使之勵志
於學長孝文純粹篤厚次孝思聰明才俊予雖未解

事心竊識之矣弟昆媿美殆猶機雲入洛瑗瑒在魏也厥後侍宦游江西留南京一時諸閣老相與磨切學益進名益高信乎其為儒林之英也邇來寓清江杜門息慮肆志翰墨人購其片紙隻字藏以為寶予友汪致達伏謁門下求得是卷子屢觀之有存筋藏鋒之妙有驚蛇迅鳥之勢體備諸家筆兼衆長闢芝靖之庭入羲獻之室至於旭之顛素之放可以嗤笑也翰林危公太樸嘗評之曰端孝思書如謝家子弟自是芝蘭玉樹光彩照人懸腕之法世能者稀俛仰古今不覺專擅其相推重如此亦可謂知言矣昔

陳無已送蘇長公有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之嘆矧予與孝思幼雖心知長則契濶相隔千里莫獲一見而草法為當今名筆捨吾孝思幾何人哉宜區區之嘆有甚於無已也其慕藺之心益增耿々耳予故歷敘其概畀于卷首俾永葆之以傳示於無窮也

御製歛人鮑壽孫孝順詩序

臣聞孝為百行之原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是以通三才序五倫孝之道大矣上古帝王惟虞舜稱為大孝以聖哲之德化頑嚚之親下至武王周公以達孝稱洪惟我聖朝太祖高皇帝膺龍飛九五之運臨

御華夏以孝動臣民俾家為孝子人為忠臣比屋可
封蓋所以移孝為忠以盡臣子之職分而無愧唐虞
三代之治矣欽惟太宗文皇帝應天順人紹承正
統能以太祖之心為心克篤純孝而聖德神功
巍巍赫赫極天所覆極地所載洋溢周徧浹寰區
廼於孝陵建立穹碑國史纂修實錄皆孝誠之
大者也萬機之暇博采古今孝順事實親書
宸翰撰為詩章得二百七十人版行于世頒賜臣民
以為昭鑑示天下取法焉而歎人鮑壽孫亦蒙
褒寵臣按宋史孝義傳所載鮑壽孫與父宗巖當丙

子之變盜起里中父子俱被執頭相代死賊猶豫未
忍殺俄有風起叢薄間若軍馬聲賊疑官軍至皆走
散父子俱得免人以為孝感之報遂稱為慈孝鮑家
今大明聖朝又沐御製頒示四海臣民以為矜
式猗歟盛哉光賁泉壤澤及九原抑何幸歟嗚呼
天人之理報施之道猶合符節無毫髮爽當其父子
爭相為死一念之萌動天地感神明而秉彛好德之
心古今一揆是以承兩朝之恩寵百世之光榮
為不可及矣昔其曾祖鮑仲安翁于元時宋史新成
厚贖購之裝潢成帙以遺其祖南李歲為家寶今其

孫榮相又抄錄御詩成集以貽永久亦可謂能紹祖宗之傳而不忘先德矣嗚呼賢哉臣以四朝遺老賜歸田里恭覩朝廷之盛典由是不揆愚昧而効掄揚頌美之萬一云

贈進士童孟韜興復朱文公家廟序其文下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愛道而賦于人任斯道者寥寥數千載幾何人哉自孔孟歿而斯道不傳至宋周子出不由師傳而獨得于天二程子承緒而福明之一傳于羅豫章再傳于李延平三傳而至我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繼往開來大有功于斯道也徽婺源有

方山綉水之勝乾坤清淑之氣所鍾篤生賢哲而為朱子桑梓之邦昔常齋吏部尉允溪而生朱子于尉序遂家于閩婺源故居鄉人敬慕久而不忘乃為立家廟於遺址而祀其父子焉由宋逮今興廢不常當元盛時干侯為州節廟宇虔祀事而歛人鮑仲安捐貲贖田歸之廟虞文靖公記之此一興也洪武間予與其裔孫汝達勸率闔郡官僚士庶捐貲重修此再興也洪熙乙巳朝庠以纂修實錄選差進士童公孟韜採訪永樂事蹟以成國史之紀述公歷婺源謁拜家廟棟宇橈折瓦甍解散上漏旁穿不蔽風雨

顧瞻傍惶乃謂衆曰朱子之道如日行天後之人誦其詩讀其書可不知其人乎於是邑之長佐耆老儒士感發趨事撤而新之規制踰舊趾翼翬飛城市改觀溪山出色而朱子在天之靈神游故國必當陰翊默相而文運之興可待也其有功於名教何如哉予雖老於公之行也竊為吾黨致謝私焉是為序

東臯十景詩後序

晉陶淵明為一代清節之士嘗曰登東臯以舒嘯又曰種苗在東臯夫東春方也臯春澤也六氏人情樂氣候之融和景物之明媚故適興者必於是力本者必

於是而淵明之清趣則殆超塵寰而獨立矣廬陵郡城東北之地有東臯焉負山而瀕水峯峦之峙列林木之蒼蔚洲渚之縈迴湖江之浩淼春秋朝暮之異時風日雨雪之變候仙宮釋廬之雜處寒花涼瀑之分秀誠幽人逸士之所擇而棲樂而遊隱而耕者也好事者從而名之以十景焉張思恒氏築圃結樓以攬其勝於是賓客之宴會士友之游息殆無虛日而所謂十景者可眺可玩可歌可咏尚羊容與寓興其間而心與造化謀蓋將游廣漠之野而之無何有之鄉天壤之內有此真樂而思恒獨得之矣嗟乎有此

宇宙則有此山川有此人物浩乎已往
茫乎未來苟不托諸文章形諸篇什則何以彰今而
垂後耶淵明諸作迄今令人歆美即其地感其景讀
其詩思其人裴徊俯仰有不可及之嘆昔蘇長公以
東坡自號而盡和陶詩識者謂淵明千載人東坡百
世士出處雖不同氣味乃相似思恒振遺音而紹絕
響使二公之高風不落莫于千載下而東臯之景益
增其勝顧非山川之幸歟予因思恒請既序其槩復
書十景詩以綴于後

竹坡詩序

海寧之東有地曰首村環山外拱平原衍沃朱氏廬
聚于斯其彥德昇甫新闢一軒以為歲修之所軒前
有坡隆然而昂偃然而伏種竹數十百箇因以竹坡
自號其子澤童以俊茂克弟子員從予姻友呂德昭
游德昭為致其父命以徵予言予曰竹草木類耳天
地間萬彙芸芸可喜可玩者非一而何獨竹是嗜德
昭曰吾嘗登坡而飲刻竹而吟與聞其畧矣時雨沐
之萬枝翠色則四時皆春曉風吹之萬葉清聲則四
時皆秋天地之春成功已去而一坡之春未嘗去也
天地之秋循序已歸而一坡之秋未嘗歸也朱氏父

子嗜之固宜予曰春容可以寓目秋聲可以適耳不
過耳目之娛而已更有進于此者乎德昭曰德昇進
學不倦而澤童日受庭訓以竹自警見其材而思何
以達吾材見其直而思何以成吾直見其虛而思廓吾
量以大其受見其操而思勵吾志以貞其德殆非徒
為玩好也予曰是可與言學矣衛風淇澳之章詩人
形容武公之盛德必起興於菉竹之猗猗聖人取以
為經而大學引以釋傳德昇父子苟能切磋琢磨以
進于瑟僖赫喧之美則竹坡之名一日聞天下而傳
後世顧不偉歟澤童將求儒林善于比興者歌咏之

予為再歌此章一倡三嘆遂叙次而言以弁于卷端云

城東許氏族譜序

夫混沌既判而兩儀奠位人生其間參為三才以立
人極當夫人文初開生齒未繁而姓氏猶簡惟有六
姓伏羲姓風倉頡姓高祝融姓龔神農姓姜黃帝姓
姬太子雷姓方繇三代以降人文日宣生齒日繁天
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土以命氏有以帝王名號為
氏有以王父字為氏有以土為氏有以國為氏有以
邑為氏有以官爵為氏有以鄉亭為氏有以伎物為
氏有以因功而賜姓有以外夷部落而為姓有因過

因事因刑而改有避諱避仇避難避嫌而改其區分
類別不可勝紀而所謂以姓以氏以族者蓋有不可
不究者焉夫姓之為言生也氏之為言示也族之為
言聚也生者原其所出也示者別其所同祖也聚者
會其所同類也歷三五以降至于漢之西京金張許
史四大姓為貴戚而許氏居其一也下迨唐太宗貞
觀年間命高士廉等定天下姓氏為族氏志合九百
七十三姓及唐玄宗勅定四海望族永徽六年乾封
元年考定十姓為國柱十六姓為國梁而高陽許氏
又為國梁之一也逮我

皇明

太祖高皇帝時翰林編修金華吳沆進千家姓凡為
一千九百六十有八頒行於世而許之為氏蓋自許
由始傳至周武王封炎帝之後文叔子孫以國為姓
至唐太子少師敬宗開郡高陽傳十一世規公嘗羈
旅宣歙間始置歙城東基宇往來寓焉其孫會公因
家於是卒葬歙南浦口金釵塢其曾孫賓公遷歙北
寧泰鄉因名之曰許村歷九世孫七公宣義諱暹復居城
東故址又傳七世孫淑明公才行卓犖鄉里推尊郡
人以八百年故家稱之其孫永亨永禎二昆季克紹

先志乃取舊譜質諸懿親東源張本並重加錄集蘇
明允所謂詳吾所自出也一日永亨來徵予序予聞
周禮周官小史定世系辯昭穆後世譜牒之學以為
專門古者大宗小宗之法立則世系明昭穆叙自宗
法廢始有不明不叙而先王之制盡矣嗚呼此有識
君子嘗痛惜于斯焉今永亨之編尊祖敬宗而有志
于睦族不忘水木本源之誼亦可謂賢矣使其子若
孫知祖德而景慕之心油然而生益思脩身慎行以
迓先世之遺澤則所以增光此編者固有在哉詩曰
毋念爾祖聿脩厥德惟許氏子孫有焉故序其古今

姓氏之始及本宗之世緒以綴于編端之始曰

始末曰谿居圖序

歛西竭川其山自靈山之麓踴躍騰蹕危坡伏隴舒
而為平原衍而為平疇前瀉大溪水漲則洪濤歛薄
水縮則微波縈紆春則鷗渚瀟漫秋則鴈洲呈露紅
蓼白蘋之掩映青莎翠篠之扶踈白魚跳雨翻藻而
游泳黃鳥轉風擲柳以下上天光雲影之徘徊嵐氣
山色之杳靄輕颺旋而練帶皴霽月浸而冰壺空樵
艇之跡相交魚歌之響互奮坐苔磯而垂釣臨清流
以賦詩此溪居之景可吟可圖可畫天然之趣

也予老友朱士澤居之專茲溪之勝而樂其樂焉司
訓鄭以孝爲圖以遺之王維之輞川莊李麟之龍眠
莊殆相爲伯仲也暇日士澤訪予三峯精舍携卷請
叙予聞古之高入逸客迹名迹跡必擇幽邃之地奇
絕之境而托處殆將出寰中而超物外忘身忘世忘
人忘我不知千古之在前萬古之在後如生鴻蒙之
世而居逍遙之天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嗟
夫杜子美之浣花溪嚴武載酒載安道之剡曲溪子
猷乘舟張玄真青箬綠叢林和靖寒梅白鶴若士澤
其神交四子而異世同心也歟予延爲之歌曰天高

兮蒼：地厚兮茫：俛仰兮中處嗟若人兮壽且康
娛心目兮引興長溪居之樂兮樂未央無不足兮奚
所望溪流兮湯：溪花兮幽芳朝夕兮尚羊栖吾身
兮水雲鄉悠然一醉兮傾壺觴叩舷高歌兮鏗清商
鷗暝鷺下兮機心忘忽驚起兮競飛揚蓬底夢熟兮
秋夜涼夢覺白鶴兮方南翔皎：月明兮生東方歌
竟士澤撫掌大笑曰蘇僊騎鯨其音久絕響矣餘風
未泯復得再聞遺韻遂俾予揮筆書爲序以附於卷云
宣德四年己酉夏五月朔八十三翁唐子儀書
唐氏三先生卷之二十五

雨值積陰淫潦暝雲乍收山色蒼然則歛霽以故居
民常以候晴雨凡歲旱則官民致禱輒應無愆期洪
武紀元之三十年夏歛土久不雨亢陽為害禾甚枯
瘁農告病於是坊廂之耆老吳仲遠金得遠等以祈
禱故實白于府若縣縣令李公彥初憫農之罹災廼
與僚佐謀達于府通守楊公永傳謀克協諏日走謁
群祀縣令李公率僧道徒步登陟詣龍湫焚香揭虔
撒水盛以瓦罌俄有物肖蝮蛇投罌中以鼓吹導抵
壇所則涼風蕭然微雨隨至歷三日大雨滂沛遠迹
沾足甦稿為榮易荒為稔農以有秋慶咸以為

聖恩溥博而亦感龍神之嘉惠也亦可以無迷俾掇
文以記之而曰夫山川之能興雲雨其神必靈而祀
典當祀之茲山之神既靈而又有龍神托處于是則
其神異靈顯可知矣故變化不測汪洋乎兩間雨下
土而澤萬物其功普矣而利及吾歛之民歷年滋久
而祀以報之亦宜所以刻文匪于禁而美政也俾後
之人知龍湫之神而且靈永而勿替庶有可徵此記
之所以作也

巖谿書舍記

歛西之山多秀拔而奇峭其支壠餘阜亦皆騰蹕起

伏萃英疑粹扶輿磅礴之氣鍾於人焉其諸山之可
名者黃羅金紫若馬鞍若筆架若飛蛾若平凡又溢
其秀獻其竒為古巖石屋空洞神剌鬼鑿不能殫其
巧為巖谿源泉淵深練激鏡淨不能比其清當巖之
左谿之右中延通衢直修而廣夷坦而褒編氓托處
連甍接棟工藝居于是器用之精緻商賈集于是財
貨之委輸鎮市立焉稅司在焉而文獻之宗詩書之
家有左史竹坡呂公年伯可文章行義大顯於宋理
宗朝而其後裔有名旭字德昭以儒術世其業幼從
予先君子白雲翁遊工詩能文以郡庠司訓授陝西

延長縣學教諭予第四弟文奎字子彰幼贅于呂氏
之門而德昭愛之甚以其能讀父書性警敏而嗜學
也予以宦遊南北奔走踰十有八載矣甲午夏予彰
以能書徵赴吏部而予亦旅寓於秦淮之上始得會
晤少慰睽離之懷間語予曰弟也有豚犬六人俾長
穉留呂家林之居而於巖谿之濱買地卜築為屋六
楹廼於宴休之所扁曰巖谿書屋願于吾兄一言以
記之予喜而語之曰予宗自始祖諱承昉扈從宋高
宗南渡因官于欵至登仕公來世守忠真家傳清白
以仕宦稱以文學顯而書燈相續十有五世矣至今

餘燼未滅後必有以接其光而熒然燁然者也而予弟之書屋經史子集度置其中法書名畫陳列于前暇日則授徒訓子從容乎禮法沉潛乎仁義明周孔顏孟之統尋濂洛關閩之緒探性命道德之奧窮天人事物之理究古今治亂之原學必實學知必真知行必力行然後毋負於家學而稱世儒也況生於子朱子之邦涵濡其遺澤浸潤其流波而予祖筠軒翁講貫其學服行其道而予父白雲翁續承而繼述之鑽礪而瞻仰之自有以得其要領者矣愧予衰老猶駕斷航而泛巨海望洋而不知其浹予弟年尚壯力

尚健其於朱子之道祖父之學當升堂而齊巖也則書屋之名必顯于時也而晉昌之子孫蓋有徵者矣用書以為記而真諸堂之壁

文會堂記

夫在天之文日月星辰也在地之文山川草木也在人之文禮樂刑政也貫三才而不息亘萬古而不窮彌綸乎宇宙炳耀乎古今文之與道三極並存於遠矣故曰言之不文何以行遠是以人心之精微動而宣于言言之精者為文文之精者為詩夫六經載道之文其理醇而正諸子翊道之文其理駁而雜孔子

曰君子以文會友朋友之際盍簪之頃非文無以輔
友道之益也予家世居表城門內以儒業顯翻學海
之波瀾傾詞源之浩瀚而予先祖筠軒翁以博學有
重名於世當世若虛谷方萬里杏庭洪潛夫一時輩
行相為師友彼我推敬日月刮磨以講聖賢之道此
前時之文會也先考白雲翁掌教崇安當時寓公諸
老若左丞烏古孫良禎幹卿侍講杜本清碧秘書彭
炳元亮朝夕游從相與議論古今盛衰人物賢否政
治得失清流之士咸歸譽之此後時之文會也予叨
薦剡授縣令之職考滿欽選改除王府宮講得與

在朝諸名公碩儒締交若翰林學士王達善楊榮三
景彰國子祭酒徐旭侍講楊士奇狀元曾棨輩詩文
往復賡酬倡和殆無虛日此今時之文會也予留滯
潞陽近蒙

天恩賜歸田里而從姝彥清得翰林編修李真為篆
文會堂三字裝潢成軸求予文以記之予追思吾祖
考以來暨予歷三世將及百年皆名其堂矣而彥清
不忘先德復取舊名以扁其新居亦可謂有志於繼
述矣予故詳記三世交遊文會之盛錄其姓名俾後
之人知所聞見而家學之傳淵源有自矣彥清之子

道生頗聰敏好問學暇日編集筠軒白雲朝陽祖父
及孫文集以傳于家庶使先世精神心術遺澤不泯
亦云賢者矣廼併及之而書以為記

重建大和社記

古昔帝顓頊之子勾龍氏能平水土九州奠安祀以
為社周祖后稷教民稼穡萬姓粒食祀以為稷禮所
謂有功於民則祀之此其大者也歛之棠川鮑氏之
宗居之風俗淳厚談詩書悅禮義人人有士君子之
行當宋季之倣擾盜起里中執鮑氏之父曰宗巖者
將兵之其子壽孫出而救之子頤代父死父頤代子

死賊義而兩釋之人稱慈孝鮑氏事載宋史里以慈
孝稱亦由是焉鮑氏嘗率里人建社於高塘克地形
散漫風氣䟽泄民居弗靖洪武壬申衆謀移建於棠
川之村口而其地則慈孝之四世孫汝欽五世孫必
成兩家之已業也族衆於是踵門告曰子之先世嘗
有功於民子誠不忘先德以已地為社神之居俾里
民徼其餘福可乎汝欽必成咸諾之於是繕之以垣
墻義之以屋宇風氣完固居民阜康衆悉宜之且以
其族之鄉先生曰仲安曰伯原曰伯尚者昔嘗立社
倉以濟貧乏保民於患難者其功為多又嘗舉鄉飲

酒禮以孝弟禮讓化率鄉人足以垂訓因附祀焉於是其族之人有宇尚賓者遷居北鄉有年矣觀茲而有感焉乃以其故鄉遺田一畝半俾宗人均其稅而收其入禪祭祀之用以表不忘所出越今四十年屋壞壇圯無以稱報祀之意其宗人有曰文紹者復率族衆經營斯宇規模壯觀視舊有加焉僉謂事之顛末弗刻堅珉何以示後乃礮石徵予文以記之昔唐韓愈有曰願為同社人鷄豚宴春秋又曰古之鄉先生歿而祀於社何昔人之存歿皆注意於斯豈非盛典所繫為衆姓之所慕歟所以後之君天下者立國

社國稷推而至於鄉里或千家或百家或三五十家共立社稷以祀享之春有祈焉秋有報焉當事之際必備牲醴列庶羞瀝誠揭虔以致敬於神毋敢怠忽蓋為民生之敬仰出於至誠此天理民彝不待勸勉有不期然而然者矣今鮑氏代不乏人乃能始終追念於斯既有以崇報功之典又不忘鄉先生之德俾後人知所法式是可尚已乃不辭而書之

西溪漁隱記

新安之為郡據兩浙上游而練溪環繞郡城滄其源分為派者三一始於揚之水經硃砂崖匯于績之油

一 補遺 卷之六
潭直瀉如練而抵于城東一濫觴於竊嶺流為昉溪
瀦為釣潭而任公釣臺在焉縈紆曲折橫于沙溪而
過城之北一湧於湯泉之池迤邐注為曹阮二溪淵
激於昌塢激石漾沙道石門嶺聚為龍王潭蕩滿於
城西門三派合流平衍滄瀟是為西溪土人謂之河
西萍月之灘導其前披雲之峯矗其右漁梁橫截于
下雉堞峙立于上此西溪之勝槩也而巴永昇氏世
居之永昇為人性識聰敏雅好山水而耽於畫嘗得
李唐所寫溪景裝潢成卷題曰西溪漁隱徵予記之
予者李唐為馬遠師其畫蒼古渾樸無纖巧態迹簡

而意淡蓋名筆也永昇固宜心其法造其妙以進於
高明之域而西溪之景則天然之畫有不待毫素可
知矣風晨月夕駕一葉之舟青筠綠蓑筆床茶竈舉
以自隨或吮墨以畫或鼓柁而歌天壤之間有此真
樂而為永昇得之其托於漁豈暫隱乎抑終隱乎予
以為人才之生也以有用之才置之不用之地不可
方今文明至治之世有起涓濱有召巖灘而為國家
之用豈徒若志和魯望之老於煙波者而後為可尚
哉然則吾永昇其得終隱西溪歟

天台之山其奇秀甲天下而臨海之在天台為壯邑
其地有丹丘而林氏世聚族居焉有字宗誠性聰敏
雅好墨菊每當風日晴美臨池清興揮毫點染輒為
菊寫生如坐東籬俯幽叢把踈枝而餐落英對酒長
哦悠然見南山之秋色也嘗寓居洛陽留十載矣構
小屋三楹偃仰宴休於其間焚香靜坐心與神融意
隨景適老圃秋容寒香晚節而丹丘之人猶彭澤之
士也間與予胥晤於旅舍知予業觚翰欲干一言以
書于軒楹予聞濂溪周子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當其
秋景搖落百卉憔悴而菊猶浥露傲霜踈花冷蕊精

神恬澹香色清雅不媚於陽和寂然而孤芳誠有似於
隱逸不銜於俗而遺於世也宗誠寓意於菊殆猶相馬
於驪黃牡牝之外聽琴於高山流水之間不以形色求
當出於筆墨畦疇之表而觀其思致風韻耳昔人有號
菊庄者有號墨庄者今宗誠以墨庄而處菊庄也則菊
之佳趣墨之清致俱得之矣遂書以為記

梅雪軒記

新安衛百戶侯安莊存敬卜築東城之隅高明爽塏市
喧不雜雖闐闐而有山林之氣象迺營小軒扁曰梅雪
徵言記之不獲辭迺告之曰天地間萬物並育莫非陰

陽二氣之所為然得其濁者恒多得其清者恒少在天
而有雪之清在地而有梅之清在人而有心之清故心
清則理明理明則義精義精則仁熟而施於為政也何
有想存敬居是軒閱武之暇解鞍下馬褰回容與雅歌
投壺所謂詩書之帥也時當嚴冬老梅着花霏雪呈瑞
素色寒香溢目逆鼻恍如冰壺之秋月金莖之玉露憑
軒一玩乾坤清氣沁入詩脾不知人之與梅雪梅雪之
與人孤標雅趣果有二乎哉反而求之觀梅可以畫卦
映雪可以讀書吾儒心學具有成法如吾存敬出其緒
餘則當効梅林之止渴雪夜之平蔡追蹤古之名將銘

彙鼎而書竹帛也顧不題歟是為記

永和堂記

歎之檀壘黃氏世居之其彥士遠甫贊甲於鄉而能
以善自處憲副胡公永成為大書永和以名其堂君
次子文定介張生惟達徵文以記之予留滯南北踰
三十載歸而故鄉老成凋謝殆盡士遠雅與予善亦
不可作矣俛仰今昔盡傷懷抱詎不獲辭廼繹名堂
之義而語之曰天地和則萬物育朝廷和則百職
理家庭和則五倫序和之義大矣哉君子之德猶太
和元氣煦燠融盎春意藹然蓋必永久而不渝則形

和聲和理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矣嗟乎士遠已矣
二子文器文定友恭怡愉家聲益振蘭茁三孫俱清
俊可喜雅稱其家兒如海上三珠樹河東三鳳雛人
咸愛慕之和氣薰蒸將見木生連理地產靈芝以表
瑞慶而黃氏之隆盛未有涯也豈非永和之所致而
能然歟遂書以為記

觀瀾軒記

歙西之沙溪雙橋鄭氏世居之有字彥徵者讀書君
子也其上世從高祖鄭安子寧當元初有全城功民
德之為立祠及元季其從曾祖鄭玉字子美構師山

書院講明道學以翰林待制徵辭不起 國初主將
要致不屈而死事載元史節義傳此其世德之懿有
自来矣彥徵隱居授徒訓子優游卒歲以樂其樂其
暇日危坐於沙溪之上有橋幽幽然有舟泛泛然靜
觀流水之湍激而悟夫聖人之道大而有本也以其
自得之趣而扁其讀誦進修之室曰觀瀾軒嘗俾予
友趙永敬氏徵予記予躍然以喜作而言曰孟軻氏
謂仲尼亟稱於水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川上之嘆
言道體之無窮也源泉之論言道體之不息也瀾雖
為水湍急處然大波洄旋小波縈紆而紋生焉大則

如怒蛟之騰身小則如閑龍之感麟飛濤則如傾驟
雨噴沫則如馮驪珠千態萬狀不可形容至其平波
漫流如橫練帶如鋪織紋乃天下之至文也予想夫
彥徵之於是時靜而縱觀閑而細翫心地虛明必有
所感悟而為進學之助也察聖道之精微闡人文之
要妙不亦美歟易曰山下出泉蒙風行水上渙當合
於此而觀之可也故書以歸之而寘於軒之楣是為
記

槐陰堂記

昔宋元之交也予大父由城南遷居槐里而故相程
公元鳳之子孫遺老每叙文會之樂焉人物之純龐
禮儀之古雅衣冠之俊偉蓋非他里所及迨予之長
也其餘芳流澤猶有存者予故見之矣永樂庚子夏
予留寓潞陽丞相之族孫有曰辛童者予孫婿也晉
謁旅邸再拜告曰愚侍祖父於遺基創屋數楹以為
奉先裕後計而扁其堂曰槐陰公遠於文學茲行苟
不得公一言以暢厥旨何以詔後人而傳於永永幸
毋吝予不果固辭嘗聞蘇子之銘三槐堂有歸視其
家槐陰滿庭之句子之名堂殆相述於此也歟姑舍
王氏以程氏論之一太師之為相為父丞相之為子

為孫與至晉公之祖父子孫時世勲業蓋有不盡同者然世德之相承忠孝仁厚之流衍其心未嘗不同也嗟夫種槐者非槐也乃種德也以一寸之根亥委之於地而欲責報於天其可必乎心之蘊仁者深植德者厚而天報之以福也必矣槐之翳然鬱然猶吾德之油然沛然德有類於槐槐有微於德所以槐陰滿庭則可以知其德之盛也夫嗚呼程氏之世德當培而延之如土地之益厚如雨露之益潤則久而益榮矣苟不本於德則槐之榮瘁於人何與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辛童勉之則名堂之義得矣而天

之復興程氏子必有望焉是為記

天王臨清軒記

予情注宗純謁予於秦淮寓舍告曰不肖祖居之左偏喬木翳然清池湛然新構小軒以為宴坐之所而扁其楣曰臨清願吾翁丐之以言俾朝夕讀之如親受教予喜而語之曰夫天一生水為氣之始自質柔而生也及其蒙泉在山靜而清也節澤有水過而溢也靜則止溢則流其止也為坎為澤為沼為池止斯清矣其流也為湖為河為江為海流斯濁矣嗚呼塞則止疏則流水之為物者然也流而動則黃流蕩瀟

一存附之類卷二十六
十三
濤浪以激之泥沙以汨之失水之本性外感之也止而靜則激波淨澈風雨以洗之星月以涵之得水之本性內有之也雖然此觀乎水也曷若觀人焉人之有心淵淵乎如止水其靜也無不清性之真也其動也欲誘之濁斯形焉此君子所以觀感而化也今宗純開是軒以臨泓水之小見性天之大有非一池之所鑒一軒之所容也而體驗之於身心之間必悟夫觀濶之術原泉之旨也夫嗚呼在知道者默識之若夫王右軍之清流激湍陶彭澤之清流賦詩不過流連光景適一時之興而已宗純當有所擇焉遂書以

為臨清軒記

且觀之間

情

心正下學易齋記

之

年

南陽邑庠教諭蘇欽克敬氏年壯而質美貌溫而氣和振教鐸于茲已五載矣誘掖啓迪剖析疑義諸生有所悟入暇則取義經而紬繹之觀象玩辭研精覃思以究四聖人之心而窮其理焉予以公委留南陽克敬謁而告曰欽也竊有志于學譬泛海望洋而不知其涯涘願借龍驤萬斛舟而順風以航之先生得無意也乎予乃為篆學易齋俾歸揭于室之楣而為之說曰莊周有言易以道陰陽盈天地間莫非陰陽奇

耦之理在知道者默而識之朱子嘗謂萬物各具一
太極程子有謂觀兔可以畫卦朱子又謂一草一木
皆有奇耦而周子倡明道統見於通書邵子探躡巽
復見於觀物詩張子精思靜坐見於正蒙書是皆顯
微闡幽而有功於易也其可不致思乎大氏易之為
道理與象數而已理寓於象數之中而非求之於象
數之外也以故程子專主於理朱子專主於象邵子
專主於數蓋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嗟夫吾孔聖尚
以五十而學易讀之常編三絕况在於後之學者乎
克敦于風櫛月牖之間焚香拭几凝神靜慮收視返

聽如顏之坐忘靈臺炯然虛室生白而心涵太極觸
處洞澈八卦縱橫衍而為六十四卦散而為三百八
十四爻則一部之全易具於胸中大而天地微而萬
物無一不備於我而非可以他求也克敬作而謝曰
命之矣因遂書為學易齋記

陳敬所白雲山房記

白雲山天台之佳山也陳君敬所居之且以榜其修
讀之室曰白雲山房故於戶牖几席盤盃琴書悉得
是名所以志其好尚也且為余言曰珠璣大寶人皆
好之然必深探不測之淵幾蹈乎蛟鱓之橫而後幸

得之惟可以富人則亦可以禍人圭組簪紱人皆泰
之然必疲汗馬之勞甚而有摧尾乞憐之詬而後幸
得之惟可以為身榮亦可以為身辱其說何也家有
至寶則暴客在門故珠玉不易保而有富禍之殊爵
位愈崇而刀鋸愈迫故圭組不易保而有榮辱之變
孰若吾雲焉日行乎太空之中而縈帶乎松石之表
其動也周流無常其歛也寂乎無情朝而出吾山房
也勢不得而要之暮而入吾山房也勢不得而狎之
盜如其若盈也茫如其若虛也使吾日忘乎富貴榮
辱之境而與天者遊其吾雲乎其取之甚易而用之

至足乎子何以教我唐子曰噫嘻觀君之言而審君
之心吾尚何言哉於是廣君之志而歌之曰雲乎在
山濛乎其為墻為藩雲乎在房溢乎其守一方雲之
上下蒸而為澤願行止之有時兮子無專乎白雲之
白糜以無心而遇物兮求吾之安宅敬所樂聞吾之
言請書為白雲山房記

西山後記

大江之西有西山焉巍然高以大有南嶽衡山分支
走脉延袤數千里綿跨數十州由南而轉折于西峯
巒巖壑千態萬狀剝竒削巧不知其幾何而蹲跱為

是山也山於方為西地之清也於行為金於時為秋
氣之清也裘氏重實世居山麓人之清也豈非西山
清秀之所鐘與裘氏之先自會稽徙居于是已十世
矣七世祖從龍號西麓高祖興仁號西峯今而重實
亦扁其軒居曰西山非特樂山也蓋所以不忘二祖
之德也耕焉而憇其下西麓在焉游焉而涉其巔西
峯在焉如見羨墻如觀河洛則為雲仍者安得忘水
木本源之理哉而重實之居是軒也肅然而敬悠然
而想琴瑟書冊祖之手澤存也花木竹石祖之遺植
存也翠微蒼壁祖之神魂游也雲氣嵐光祖之容顏

寓也若是二祖之德無時而不致其思也吾重實曷
能專美於西山哉予又讀余安道記西山在縣西四
十里巖岫四出千峯特起高二千丈屬連三百里下
有天寶洞天載於酈道元水經若夫景物之勝見於
羅縣令余修撰二公之文既詳且美矣予知不能出
其右姑為後記以玷卷末云

仁和堂記

歛之場田有譙國之裔朱氏世居之其始祖諱宣饒
州番陽縣朱家村人也職萬戶侯戍歛子孫遂為土
著其後衣冠蟬聯爵為皇族下逮叔廣君隱居授徒

二子長士信次士澤彬。競爽俱業於儒而士澤訓
子以義方嘗扁其所居之堂曰仁和暇日謁予徵文
以記之予與叔廣締文字交不獲讓迺語之曰大哉
乾元運行不息故在天為四時之春氣之和也在人
為四端之仁德之和也君子以仁存心仁施於一身
則一身和而百善備焉仁施於一家則一家和而五
倫叙焉仁施於一國則一國和而百職理焉仁施於
天下則天下和而萬民安焉此仁和之功用推致其
極而馴至乎位育也歟嗟乎士澤敦德勵行循禮守
道以為君子之歸則上承於祖考下迪於子孫前後

一心始終一德登於是堂之上熙熙然愉愉然父慈
而子孝兄友而弟恭夫唱而婦隨閨庭輯睦和氣如
春藹然蘭堦之風馥盎然黍谷之陽回是能集福臻
祥延慶表瑞仁和之効不既多乎予於士澤有望焉
故樂書之以真于堂壁

孝思堂記

孝思堂者鮑子永懷思親之堂也永懷世居郡西鮑
潭以姓名地蕃且久也永懷尊甫君仲斌母孺人洪
氏合德媿美仲斌性誠實而貌質樸家貧嗜學隱居
教授硯田筆耒伏臘弗給而洪孺人輔之以勤儉仲

斌安貧樂道其於恬靜介然不易其守固其造詣之
深亦洪孺人內助之力也年將五十始生永懷永和二
子洪武辛未 朝廷宣召老人而仲斌以年高有德
推舉赴京 宴賚而歸閭里有不平者質之咸得其
直戊寅春有司復以講讀 大誥舉率學徒考試禮
闈重膺 恩賜而歸晚年二子受過庭之訓亦能授
徒以養親而箕裘之業有紹矣永樂庚寅春里中疫
癘甚熾人皆憚之杜門絕火仲斌偶亦遘疾而永懷
兄弟朝夕不離側寢食幾廢疫平越六月仲斌復得
疾而終享年七十有二嗣歲冬十二月母洪氏亦病

卒享年六十有二廼卜地合葬於里之下梅邨焉永
懷抱風水之恨哀慕不已其友觀瀾鄭君乃名其所
居之堂曰孝思而鹵谿漁隱之孫士隱為書孝思堂
三大字揭于堂之中具其事走書 京師徵言記之
予曰人子於親生事盡力死事盡思書曰奉先思孝
詩曰永言孝思此之謂也夫人有心而思出焉故心
之官則思身之所處目之所睹必經之於心三之所
思隨所在而出泯三勢三紛紜萬絲思則得之不思
則不得也所謂得者得其理也五倫之術而父子之
親攸重其所思者盡乎孝也予觀永懷之為子其幼

也服訓成學其壯也摠誠奉養其終也致思盡孝此
其孝之純至非暫而不可久也殆將有終身之慕焉
予故喜鄉邑之後進克篤孝行庶毋負生於我子朱
子父母之邦也是為記之

唐氏三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梧岡文藁

跋吳伯剛詩後

予童卯時嘗侍先君子白雲翁一日閑適偕休陽吳
公伯剛先輩同游宋故相程訥齋石池寺祠堂相與
劇談今古酒半酣吟咏以暢其情醉墨淋漓雪色素
壁揮洒迨遍予雖未解事心竊識之今而追思曩昔
已六十年矣鄉郡前脩俱已凋喪猶晨星落落耳予
寓京師侵尋四載而公之令子彥守給事中過予秦

淮旅舍手公之遺墨開卷宛然如生而字畫詩句皆其平生精神心術之所寓捧誦再四不覺為之一泣悲夫公之二詩其一為程仲庸題愛日軒乃徽州府程經歷子也好學工詩見稱於時才名籍甚授縣丞職其一為胡子微賦春暉堂乃歙縣縣丞也有政聲廉潔之操衆所推服然程胡二公居官養親克盡孝敬無愧士行故公詩以美之匪虛譽也公親書上以呈二親下以示二弟而公孝友之誠藹然溢於言意之表非特為人賦也實所以述已志也嗚呼公今已矣九京不作誰與論斯事耶而彥守克振家聲能紹跋以歸之

晚翠亭跋

繼祖父之業登庸顯宦榮膺近侍思公之志意樂嗜故寶箴其詩以貽悠久俾後之子孫如見美牆焉遂跋以歸之

歐陽子曰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予常三復此言而知其旨矣蓋觀世之人未有不脩之於已而能斬之於天天人之理感字之妙若桴鼓影響而善惡之報無毫髮爽故積之厚者本必固濬之久者流必長譬諸水與木焉委派之滄汨始由於濫觴枝葉之暢茂蓋自於萌蘖溢乎四海凌乎九霄進之而必至成

之而必巨理勢然也人之脩德為善亦由是也然而
獲報於天有遲速之不同故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
者則天道之福善禍淫潛施默寓於冥冥之中人雖
不知而天實知之斯天定也久矣予宗自始祖諱承
昉京兆人因仕新安太守遂留家焉至五世祖諱大
有豐貲好施周貧恤匱四世祖諱廷瑞登進士第擢
遂安簿遷銅陵丞曾祖諱虞號梅癯清脩苦節祖諱
元號筠軒仕徽郡文掾博學雄文為江東學者宗師
叔祖諱清字清之高才偉識歷兩廣憲史先伯父諱
潤字潤甫調宣饒郡曹掾先父諱桂芳號白雲先生

詩文瑰偉卓冠時流任南雄路儒學正兄名中字伯
和蚤登士版叅贊戎幕今歸老于家康強無恙子孫
誥誥以謹孝養而姪吉祥字彥禎中庚辰科進士第
授永州府祁陽縣令三載考績朝 京循例復任持
先父所述晚翠亭記讀之俛仰今昔不覺痛淚之交
頤追思甲申伯父暨父胥會芝山時委文而未果作
至丙午文成而伯父已謝世矣初兄宦寓湖廣錄文
遠遺逮于永樂二年甲申倭指計之已六十一年烏
乎予亦侵尋老境恨不能迓續先世之遺休竊祿晚
仕先職縣令今特除趙府紀善而與彥禎同於一時

俱蒙國恩當精白一心世守忠真志秉廉潔期無負於祖宗也予故歷著之俾讀者知予宗之所由來固有自矣嗚呼若予叔姪之際遇聖朝榮膺寵數其亦食報於祖宗也歟則晚翠之文有所待而不為虛言矣為善之報遲速有時豈欺我哉盍徵於予宗而益驗夫天定也遂涕泣而書之

跋山水畫

自史皇作畫創制立法下逮秦漢間混朴未散古質尚存唐以下則人文日滋新巧雜出所謂上古之畫迹簡而意澹中古之畫細密而精微也至唐王潑墨

輩出掃去筆墨畦疇乃發新意隨賦形迹畧加點染不待經營而神會天然自成一家矣宋李唐得其不傳之妙為馬遠父子師及遠又出新意極簡澹之趣號馬半邊今此幅得李唐法世人以肉眼觀之則無足取也若以道眼觀之則形不足而意有餘矣顧庠廣文王潛齋俾予鑒定故書是說以歸之

跋唐人臨鍾繇戎路帖

魏鍾元常以能書擅名當世專備於七體而尤善行押其真楷瀟散飄逸若宣示諸帖皆二王所祖今觀戎路帖蓋元常在軍報捷而書其用筆意氣雄豪凌

厲有獎率三軍之志齊郡張士行謂有一段鐵馬金
戈氣亦可謂善言者矣趙魏公謂真唐人所鈎臨無
疑卷中題名若鄭明德陸友仁諸先輩皆先君子白
雲先生友也洪武己卯春予有薦舉之命來京得衡
山賀彥昭同選赴任又同舟累日出示此卷故跋而
歸之俛仰古今不覺三嘆

跋李忠定公遺墨

右故相宋李忠定公會李提刑帳綠亭詩而其後裔
今承事郎知吳縣事曰煥者之所藏也演飾成卷請
某言識之弗敢以無文為解因詩之所及疏而歸焉

其云昔我列中著識君自南方蓋公自政和間由進
士累官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宣和初言水滸責監沙
縣稅則時論可知矣靖康初除右丞親征行營使責
授保靜軍節度副使高宗即位首召為相時強虜逼
寇在廷之臣爭為割地請和之說公獨不然以必守
中原必還二聖為計而高宗畏懦惟怯正不勝邪由
是諛間盜起公在位甫七十五日罷為觀文殿學士
提舉洞霄宮再論鄂州居住移澧州論責單州團練
副使移萬安軍次瓊州放還自便此帳綠亭所由作
邪其云蒼官儼成列青史立欲僵則公雖託興松竹

而媮安非所志故開新帳綠克媿舊藜香又不以貴
賤得喪貳其心亦可知矣方其宴安之時在常人之
情孰不私便其身圖而公乃有立國歎邾小仰閔畏
秦強之言烏乎愛君憂國之心公蓋不忍忘於一飯
使思陵能用其言則中原必復二帝必還不共戴天
之讐必報夫豈使大業偏安於海陬而為苟活之計
哉讀公之詩求公之心忠義猶凜凜不待讀樂毅書
賈誼策而後掩卷太息也其稱提刑院判者宋制諸
路提點刑獄公事以朝臣充而六院判皆得轉對故
例為察官之選即詩而觀則其人才故非泛泛者卒

章翱翔將壇之意所以擬之亦所以自慨之也且公
之書別見鳳墅續法帖中為世所稱重而此幅體勢
剛方韻度深穩如檜栢崢嶸氣凌霜雪公之心畫於
是乎者至若公之始末具信史固不待贅然公歿不
數年國勢日蹙以至社屋而此紙獨存於三百年後
筆墨如新不失為李氏故物豈非天相忠良而有以
詒其後人乎則凡後之閱是卷者又當感奮思慕為
臣盡忠為子盡孝砥礪名節以不忝前人毋徒視為
寶玩而已也

止足亭

老氏云知止不辱知足不殆蓋為我之學也猶未免乎孟氏之譏嗟夫天下之理有得必有失得於此者失於彼得於前者失於後審夫得失之幾而能不失其正者其吾聖賢之道乎聖賢之道明德為體新民為用體用兼備物我無間則知止於至善以自快足於已也嗟夫吾儒體用之學非老氏為我之學吾儒聖賢之學明體以適用體無不備故用無不周則可以措之於天下行之於後世以致隆平之盛雍熙之和而唐虞之化三代之治將可復也今歙南朱永迪氏世居環溪之上不墜家聲其先嘗以止足名其亭

儒林之士咸歌詠之復求予言諸老之文已盡乎山水之趣余何說焉夫止足之義不在乎彼而在乎此也彼者山水之樂泉石之美而此者身心之間意趣之際固有內外之殊當知其要而審處之則止足自得而無殆辱之患矣余故以是說復于永迪俾知自警遂書歸之

蘭谿漁者詩跋

洪武九年先君白雲翁為兄伯和述蘭谿漁者序時伯和以人才舉銓蘭谿湖官其地據黃州上游荆湘之匯郡志以地產蘭故名蘇文忠公居黃時嘗遊覽

于是則其溪山之勝景物之美皆見於吟咏矣吾兄
公務之隙觀烟波之漾浩舟舫之出沒持竿以釣月
披蓑以冒雪聞滄浪之歌鼓柁而和之不知身之在
宦海而心已結於鷗鷺之盟矣故號蘭溪漁者姑因
其所寓之地托以是名殆為他日歸隱之先兆也後
四年得返故鄉以遂初志結屋表城門內或風日清
爽則携童子具絲綸坐練溪苔磯而漁尚羊容與脩
然而有出塵之想昔之蘭溪心迹未忘於漁也今之
練溪心迹俱忘於漁也地無遠迹之殊心有彼此之
異漁者之號謂之蘭溪可也謂之練溪亦可也其張

志和陸魯望之徒歟儒林碩士為文為詩聯成卷帖
文鳳才謫學膚未敢有所著姑僭書于後

跋諸葛武侯像贊

予聞蘇長公稱武侯出師表與說命相表裏自三代
以後歸然王佐才惟武侯一人而已侯之平生出處大
節諸先正論之詳矣後學豈能容喙於其間哉今觀
此像丰姿神俊意氣閑雅手把如意肘支團枕綸巾垂
帶氅衣披袂歌坐匡床脫履露足注目凝想而游心
於祁山褒邪之遠猶若指麾三軍時也傳者謂宋劉
子駒家藏為唐閻立本筆而臨摹出於盧謚之手卷

題張南軒先生之贊而我紫陽朱夫子跋之蓋南軒
為宋中興名臣張忠宣公子也蚤聞濂洛之緒論功
在王室名播虜廷實開家學之傳其於忠武侯之遺
畧或有得其二者而其成功雖不可侔亦當時之
傑也而朱子與南軒同時倡明理學以續道脉大有
功於名教故其心之同而道之同不自知其情誼之
相孚意氣之相合也故朱子於著書立言凡用南軒
之語一則曰亡友張敬夫二則曰張敬夫蓋不沒其
善而推重者如此嗚呼朋友道喪安得起二公而論
斯文也哉朱子以謂敬夫語簡意到聞者嘆服非深

知武侯心事者不能道也又謂王齊賢俾之題贊後
二十九年齊賢諸子出示俯仰疇昔三君子皆不可
見為之嘆息而朱夫子之所感者深矣悲夫然而武
侯之事業朱張之道德蓋不可尚已而閻廬之手筆
亦不可復得也其贊跋乃紫陽鮮于必仁書元鮮于郎
中伯機遺腹子也字法亦得家傳之妙并識于後觀
者庶知其詳幸恕予之僭也

書上歛尹程公德芳書後

洪武三年吏部符下令天下府縣開設學校是歲正
月同知何公翔卿知縣程公德芳舉薦家君克歛縣

儒學教諭時抱患未痊逼迫就道文鳳憲奔走千里
舊患愈加將有不測之憂是以哀號縣庭通書於程
公又匍匐府廳再陳情于何公二公感而憐之遂已
于行鄉先生周石泉謂文鳳曰昔原誠在前元至正
間潘擇可縣尹舉充學職得月米四十餘石予辭不
受師山鄭先生聞之詣門告曰衆皆競求月米而不
可得爾獨當得而固辭可謂有光于儒林矣玉敢不
下拜於是使人掖原誠坐先生四拜訖今三十五年
矣爾辭父之薦使得居家養病而免道途之苦可謂
孝且賢矣原誠亦以鄭先生之拜而拜吾友焉後程

公復舉先生及文鳳同職訓導居歲餘縣例設二名
先生以疾辭洪武四年起赴京中途以疾篤免是歲
先生卒洪武十四年先君亦卒檢閱故篋得此書舊
藁因思先生汲引後進之言并述其始末命次兒家
禎錄之一時父師俱已漸盡不覺清涕之交頤也

題墨竹圖

墨竹始於唐蕭悅因觀竹影遂為寫真其後王維益
臻其妙至今鳳翔石刻為世珍玩迨宋盛朝文與可
得乎天趣胸中有渭川千畝遺墨流滋人間不啻拱
壁同時若蘇子瞻極意模倣雖不得湖州之矩範而

一精圖之利卷之五
一十一
儋耳道中見風竹急歸命官奴秉燭寫之亦可以發
一時之竒思耳前元趙子昂李仲實柯敬仲輩皆稱
名筆寥々千古文物凋謝繼今以往耘能者誰歟大
尹劉公得歛人鄭子明為作是圖暇日示予俾綴語
于其端大抵古人文章圖畫非特玩好而已今觀夫
九疑之遺迹足以壯公吊古之懷有虞之至治足以
廣公愛民之政竹之勁節不渝足以勵公確守之操
竹之虛中自持足以表公精白之心公所以寓目而
警者意有在矣豈畫之云乎哉予故歷叙其說以復
命覽者知不徒貴于畫以為玩好而已也

公題錢舜舉舉瓜圖
吳興錢舜舉鍾茗書之秀寓意于丹青凡天地間品
彙形肖之類皆為寫生而能逼真蓋深有得於沒骨
圖之遺法其視黃筌趙昌相伯仲宜世人與松雪公
翰墨並稱為湖州之絕也此圖植南園之竹蔓西域
之瓜有團其實有燁其花于以見造化生物之巧同
里汪彥章氏購得之俾予綴語觀其所尚可以知其
為人也當永葆之

題鄭斗菴墨蹟後
歛西長林之鄭為衣冠望族世有文人鄭君彥斌號

斗菴為教授希賢公之子雱都縣尹之從子御史彥
昭公之從弟幼服禮義之訓侍父兄間耳濡目染固
有異于庸常者前朝至正中登參政全公子仁之門
以儒雅推敬使之親炙于左右給文墨之役一時者
府僚佐尊而嚴憚之詩詞翰墨人爭寶蓄遭壬辰兵
變隱居故鄉慕子真之高致無何駙馬都尉王公子
敬鎮徵禮羅為館賓執師道甚不以威怵不以貴誦
其淡薄而樂道義與六安鄭士恒篤交友之契吟哦
紉繹反復論難知其學之有得而才之有成也及王
公移戍紹興又鎮撫南閩嘗掖以自隨而不忍朝夕

舍其好之密媵合無聞古道之僅見於今焉以病痿
弱不能久客異土歸歲餘卒于家嗚呼惜哉君之才
學宜用于時而弗克有所施設使如馬周之遇常何
條䟽而薦于朝曰臣客馬周之筆也則其見用為何
如哉豈不重可傷也夫君之次子詢早失所天而長
兄謙相繼傾弁允君之墨蹟放失不存詢奉之求訪
而未得手每聞之先君子白雲翁而知締交于彥斌
之祖父殆若李唐通家也猶記辛丑歲江西權伯文
都事晉欵君與之偕請先君於槐塘三峯精舍讀天
台丁仲容秋江送別圖長句喜而和之君亦欣然揮

筆倭指歷數已廿又七年矣檢閱故篋偶獲此紙君
之手澤尚新雖字畫之微而生平精神心術之所寓
流風遺韻有足觀者為予若孫一注目之頃孝思之
心豈不油然而動于中起敬起慕惡可也也予故叙
君履歷之詳以跋于後而歸于詢俾環襲之以傳永
久詢謹飭好學今讀書邑庠將有以昌其宗而無
愧于顯揚也

前元全盛之時海內昇平幾八十餘禩

張小山所書樂府詩集卷之四

其長用通

皆光華俊偉一掃衰世委靡之習當時所尚樂府新
聲至于文士才子講治正學之餘徃嗜好矢口而
成揮筆而就於瓊筵綺席照度以歌喉協以聲律亦
可謂快意矣昔之所稱者北有閔漢卿馬九臯輩語
意雄渾殊乏纖巧態南有張小山自吳塩集一出流
傳京師寵書于奎章膾炙人口珠璣璀璨錦襖青紅
新奇而工緻豔麗以清腴論渾厚之氣則有間矣小
山張公聰明過人博聞廣記推其才究其所蘊殆不
止于是惜乎以樂府之名掩其所長今汪景榮氏購
得此卷乃生平親洒字畫雖不拘于草法筆勢翩

自成一家也展玩之餘輒題其末當永葆之

跋葉宗懋訓子詩後

右葉使君所作訓子詩一篇時使君謫寓京口當丙午之中秋日也後二十年乙丑使君之季子大同示予俾跋于右方予曰古人之詩皆所以述其志也非特流連光景而已身雖有窮達之殊而志則無以異也方使君脫離亂之厄而躋榮顯復竄謫以居羈旅而此志不為之變其詩大旨首言弟兄之友愛而欲其勤學事親次言祖業之艱難而欲其謹身保家蓋思祖所以知本務學所以成業養親所以致孝皆博

德勵行之言也流離顛沛之中尚拳拳於訓誡以淑其子而不變此志可謂守道之士矣後使君後版築工巨長子大年上書叩天闕獲免今大同亦不忘父訓思立身以光大其宗又知使君之化素行于家子能盡其孝父能成其教庶不戾此詩之諄切矣予故不辭遂書以歸之

跋朱大同草書

昔風林先生講道于棠樾予嘗侍先君白雲先生過從之極談經史子志百家之說至于字學謂自篆隸分楷之後變而為草趨簡使之極甚少於其即多於

卿無復存六書之遺法學者何必劬心以求之及觀歐陽文忠公跋懷素帖以魏晉諸賢逸筆餘興初非用意後人廼棄百事以學書為務蓋與先生之意合矣大同先生嗣子也聰明才俊而多藝能雖異于家學然臨池清趣筆勢縱逸亦可少發胸中之竒思耳同里沈彥華得此幅如蛇驚鳥迅初無定跡猶可想其揮洒時也嗚呼大同往矣惜其才而推其學慮歎久之遂以聞先生之言疏于端非故異論于父子間也俾覽者慎所擇焉

跋從兄伯和刺股詩後

右絕句二首從兄伯和所作也始兄癘疾甚亟嫂丁氏刺股以進既而疾愈誠心所發感格異夢逮今忽忽二十有余稷恐久而無聞故述其事以貽子若孫洪武丙寅冬吾兄袖詩過槐瀕俾識其概予嘗讀先祖遺文知先伯諱徐卿第二女真一名佛奴年十一遇先祖患鼻衄潛禱北辰刺左臂肉和饘粥以供由是疾愈當時為之詠歌今而聞嫂氏之事則有以徵誠孝世德振於前繼於後雖閨闔之懿亦能服訓被化一見而再見焉雖然儒先以刺股為傷親之遺體率罕見錄而春秋書許世子以不嘗藥而受弑逆之

名則世之庸放者不以親之疾為謹其取譏於聖人當
何如哉故刺股出於為子為婦一時迫切之至情雖
未合禮殆亦可以義許也嗚呼世稱孝婦烈女制行
不同孝則有仁愛之心烈則有敢勇之氣未有仁而
不勇而不仁者論是以往則抉目以示夫冒刃以
護姑者皆此心推之耳可少之哉謹跋

跋白雲吳公詩

休歛相距百里而近山水環拱村墟聯絡棟宇密比
在在若城邑歛槐里之程休吳田之吳皆代以儒宦
顯連姻締好氣味相投吳之望有諱齋字萬頃號白

雲翁者身幹魁梧美髭髯善譚吐渾然莫測其際浩
然莫禦其鋒程之先輩每值春秋嘉會必汛掃涼臺
煥館風亭月榭以候翁至至則肩輿輒輒僕從導引
予姓扶掖延款謁問起居畢則三肅坐上座少長疑
立凜弗敢譁酒數行微醺興發豪談娓娓每傾座客
或遇倡酬才思泉涌吟詠未出口吻則振筆著紙揮
灑迅疾颯颯類風雨聲俄頃盡數十幅咸爭傳看諷
誦以相樂復引蒲終宴而止率以為常時予先祖長
孺筠軒先生以高年耆德講道故相家翁師事之執
弟子禮甚恭情孚而志合先父仲實三峯先生自崇

安校官歸與翁問學相資頡頏輩行詩筒往復不輟
嘗記壬寅之歲翁留槐里宣城劉仲脩授鄱陽同知
寓于歛土暇日訪先父于三峯精舍有詩云平生每
媿劉公幹晚歲忽逢唐子西頗怪卧龍淹世用不辭
騎馬訪巖棲酒清定是松花釀詩就閒拈柿葉題他
日卜隣何處是黃山高與白雲齊從遊文儒和之者
聯為巨帙而翁乃三用韻回視之予年始十六持翁
杖屨不以穉弱童子鄙之亦俾賡韻屢指迄今四十
三載矣所藏翁之翰墨猶新宦游南北緘以小犢挈
之自隨永樂元年夏予授趙府紀善二年春翁之

孫彥守亦由紀善陞戶科給事中兼司經局校書一
日規訪予於秦淮官舍相與道故舊因出示此幅再
拜伏讀執手涕泣良久予追憶疇昔兩家祖父文章
道德當世推重而遺風餘韻承繼不泯者在于與彥
守耳敢不思自砥礪名節以期顯揚耶遂刻其詩三
章裝潢卷軸而跋其後以歸彥守俾永藏之以為家
寶也夏六月十一日書

跋宋景濂杜叔循所撰書前太常丞呂仲善

祖父墓銘後

余聞諸儒先自宋以來江東文學之盛首稱金華遂

於經者名性理之學精於史者號經制之學東萊呂
成公稽經以該物理訂史以叅事情又得紫陽朱子
商確印正於是合經史之學而一之矣厥後許公益
之承朱呂之傳屹為儒宗至元之黃公潛卿柳公道
傳其授受實有源委而景濂宋先生踵其後含咀英
華嚆濟竒雋六經群史諸子百氏以至釋老方技莫
不抉摘其菁翹鈎剔其蘊奧發為文章精緻清新明
暢雅健紹述諸儒之緒餘而獨步乎江東暨我
皇明徵入翰林超授學士凡典冊制詔敷闡
皇猷鋪張

帝載述作潤色多出其手誠一代之大老學者仰如
山斗馬先生嘗謨太常丞呂仲善祖父誌銘而杜君
叔循書之叔循名環金陵人字畫雄偉歐虞之規矩
顏柳之筋骨亦名筆也仲善之子叔素出以相示辭
翰並妙其可傳也必矣嗚呼前脩淪落後進不繼叔
素當如良金粹玉珍愛寶藏磨貞珉而鏡之垂休光
於無窮予昔侍先生於師山鄭待制之門親聞誨益
今因叔素之請故悉論之俾讀者知先生之學有所
自云

跋唐人臨王子敬洛神賦

魏鍾繇作行押書世傳戎路等帖即其體也王子敬
洛神賦廼效繇法然揮灑此賦時清思飄飄髣髴與
神女遇賦中語所謂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殆類是歟
今觀此幅風韻瀟散勢態縱逸得子敬之遺意真唐
人所臨無疑亦名筆也後人得此當永葆之

跋鮮于伯機草書

草法自史游作急就凡將等章猶有渾朴氣備篆隸
體至張芝皇象索靖鍾繇輩雖稍變史法遺意猶未
泯也王羲之獻之父子變化神奇謂之新草此草法
一變也降而唐之張旭懷素之傳縱筆快逸連綿游

絲無復古意此草法又一變也宋之蘇子瞻黃魯直
米芾諸老任意所適蛇蚓蟠結潤燥間錯縱橫顛倒
幾不可辨此草法又一大變也元之趙子昂鮮于伯
機幼相友善居西湖同學書十年後鮮于公以草書
擅名于時雄健端嚴趙公草書媚婉可愛而乏道勁
之氣嘗讀跋鮮于書後有云僕與伯機兄同學書世
人以僕能書然伯機兄過僕甚所謂無佛處稱尊耳
其相推許如此贛之李思善寶箴公墨蹟暇日介鍾
子常氏徵予書其後予故叙草法之變而識二公書
法之大槩以復之

跋姜堯章趙子固所書定武本蘭亭帖後

唐太宗寶藏王右軍蘭亭真蹟嘗命虞永興歐陽率更褚河南輩摹榻以賜近臣厥後真本殉葬昭陵世傳墨本皆虞歐褚諸公所臨筆也今之所見真贋混淆必具眼始識之定武有肥瘦二本平川鍾子常氏所藏蓋定武肥本也卷有姜堯章趙子固二公親書跋語二公論書法深有合於予心經其鑒定佳本無疑堯章云此本有黃山谷題字山谷之孫字子邁今為農丞過余見後題欲乞去余不忍與以亡此題則蘭亭廢矣知此本出於堯章家藏而靳於山谷之題

字亦知蘭亭借重於太史相與流傳於永永也然卷後之題今不復見惜哉予今與國二載藏書之家寥寂無聞而予常獨寶此卷觀其所好可以知其入矣故喜而跋之

跋道士康雪坡風珮吟詩集

興國邑治之西郭有琳宮額以治平乃洞陰福地也昔晉仙翁葛洪稚川留居煉丹有丹池丹井今丹池湮塞而丹井猶存嘗留題云洞陰泠泠風珮清清仙居浩劫花木長榮想仙翁至此豈游空同之山而為勾漏令問丹之時乎宋季元興之際有道士康文俊

字煥翁號雪坡讀儒道書能詩哀集平生吟詠聯為
巨帙銀梓以傳好事者取仙翁語名曰風珮吟集當
時名儒鉅卿若劉涓溪辰翁董左丞慎齋元郎中明
善滕學士玉霄俱有詩文推許不少置今讀其集清
新瀏亮如聞群仙玉佩珊珊而歌步虛之詞也經兵
火後詩版不存世罕有傳之者一日其徒孫康自成
得之於藏書之家請予跋語時予考績不暇秉筆而
自成勤懇侍舟東下抵贛之寶臺觀特為書之俾風
晨月夕令童子叩靈璈而歌一章則雪坡當陪仙翁
鞭鸞笞鳳神游雲間冉冉而下聽也

跋楊彦華書虞文靖公蘇武慢詞後

余嘗讀虞文靖公道園集觀其高文大策醇辭雅論
知公所學博洽淹貫而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
會故經緯彌綸之妙臻古作者之域真一代大手筆
也推其緒餘字畫之偉歌詞之麗亦皆超詣而不凡
今按調寄蘇武慢詞十二闕蓋和馮尊師所作其自
序經閱累歲而成飄飄然有出塵想如在九霄之上
下視世紛膠擾曾不足以入其靈臺丹府所謂不喫
烟火食兩道迺神仙中人語也史稱南嶽真人降生
豈其然乎余僚友楊春菴酷嗜此詞喜而書之聯為

巨軸字體蕭散俊逸有晉唐人氣或遇風清月霽之
夕馮虞二公有知當乘雲御風而來尋歌審音玩書
留跡亦復絕倒也故跋以歸之

松雪趙公畫梅跋

三代以還梅之實載於詩書禮而不言花南朝以降
梅之花見於詞人之吟詠而不言實豈世之所尚異
宜而梅之所遇有時耶不然屈子騷經下至蘭茝蕭
艾靡不采錄而獨遺於梅何耶林逋老仙隱居孤山
為梅出色神交意會暗香疎影水邊籬落之句非特
得梅之標格而并得其風韻數千載不遇之幽憤一

且發之無遺矣今觀此圖一枝斜出猶可想像孤山
吟餘之趣後有趙魏公題名嗚呼自逋仙後梅之知
已幾何人哉魏公以玉堂之清興侶茅舍之幽姿而
特為寫生未為不知已也然公自號但有取於松雪
而亦未遑於梅雪又何耶梅如有神當招老逋跨鶴
時雙鶴裴回於小橋流水間長空月明鐵笛三弄起
魏公而一詰之

跋公而一語文

部變前乘與禁小蘇蘇水陶身至日即從奇二春其
而亦未幾然蘇宜又阿噴蘇收亦時會時去靈魏書
部變前乘與禁小蘇蘇水陶身至日即從奇二春其
而亦未幾然蘇宜又阿噴蘇收亦時會時去靈魏書
部變前乘與禁小蘇蘇水陶身至日即從奇二春其
而亦未幾然蘇宜又阿噴蘇收亦時會時去靈魏書

唐氏三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大器問文集

與蕭衍狀

風林未明故耀州同知尚聚鮑公行狀

公姓鮑氏諱頰字尚聚歙西之棠樾里人也其上世

自青齊來歙九再遷至棠樾世以儒宦顯曾祖諱周

字景文以子貴贈從仕郎徽州府路縣尹景文之

父壽孫當至元丙子之變里中盜起賊執其父欲兵

之壽孫出願代父死父願代子死賊哀怜之不忍殺

父子俱得釋人稱為慈孝鮑家事載宋史孝義傳祖

諱同仁字國良以右語出身五轉至會昌州同知致
其事考諱深字伯原講學鄭子美待制之門為構師
山書院以延鄉里學徒遂領府檄攝山長事公幼聰敏不
凡甫成童讀書知大義能詩文精歐陽字法道勁方
整旁攻篆隸皆臻其妙及長從游於張子經胡孟成
鄭彥昭諸先輩山長公築耕讀堂以延賢士大夫而
楓林朱允升白雲唐仲實石泉周彥明日夕過從相
與講求誦習由是見益明識益高值壬辰清亂世家
大族俱被剽掠劫奪而公之故居悉遭燬燬無遺丁
酉我天兵東下克復徽城而主將鄧愈索鄭待制

待制以嘗受元官遁去公遂代係于獄索之愈急度
不獲免待制乃挺身而出見主將抗辭不屈主將禮
之釋公待制語于衆曰吾得死所矣山長公與弟以
仁受業師山最久不忍其死公奮然進曰先生既受
前朝待制之名雖不食其祿而受其爵豈可屈辱臣
異代乎待制曰頰之言是矣吾計已決明日衣冠北
面再拜自縊死異時待制得登名於元史忠義傳雖
其平生學力所至公亦可謂賢弟子矣已而世運平
定詔求民間有才德賢良者太守王公以公名聞公以
親老辭不允逼迫就道賦啼鳴行以見志至京吏部引見

上于西苑 詔公與晉王傅桂公彥良十人同舍尚賓館
編史傳進呈畢賜白金五十兩帽履衣各一襲授博士廳
典籤明年春監築 太社太稷壇成時初立翰林國史院
改除編修官洪武改元學士陶公主敬稱公質實有
文陞翰林修撰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
上嘗御謹身殿親策問廷臣曰北平建都可以控制
胡虜比南京何如公對曰胡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
今百年地氣天運已盡不可因也今南京興王之地
宮殿已完不必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也上又嘗策
問久任之法公以借寇故事對皆稱善一日上登鍾

山命詞臣扈從

上御擁翠亭給筆札即景賦詩公與翰林朱升張以
寧秦裕伯起居單友中李某鐵冠道人俱應制

上親倡和遊崇福寺錫宴而還時尚書張復初以吏
疾儒適陝西內附遂出公為耀州同知州兵戈之後
飢饉屢年流民未復廼披荆棘以臨政歲大飢
朝廷發粟以賑公親領縣民赴孟津給粟宣
上德意至秋方稔一新官解民爭趨事不待程督旬
月落成博士金華王公子充記而刻之張氏偽官許
玉者結黨害民有王寅罹其害公不避危險率弓手

盡擄之以送行省右承耿公大加稱賞境內獲安淳
化縣與州鄰縣有奸吏逼民虛增田土頃畝以媚上
父老訴于會府委公覈實迺履畝而徵去虛增糧萬
五十石同官縣民偽左丞趙某掠平陸縣民張氏女
年十三訴於縣不能直公執諸廷歸其女洪武四年
秋奉表上京欲順道省親九月十四日光祿錫宴越
翌日赴禮部辭俄被拘送刑部轉送羽林衛乃知西
安府經歷常達坐事誣指凡陝西一道官吏無虛實
小大皆不免至十月十五日獄中上表陳情不報時
從叔任留京不忍去為製衣饋饌及死買棺載骸歸

其鄉公臨終親寫遺文付其子宅相丁寧戒諭文辭
明暢字畫嚴整不異平日其意若曰天其不可必乎
吾為善胡為而罹此禍天其可必乎吾當昌吾後公
先娶程氏宋丞相程公元鳳之曾孫女性柔順盡婦
道年十九歸公為夫婦十六年臨蓐而沒繼娶宋氏
甫一月而公有薦舉之行在耀州月下嘗相謂曰設
君不幸汝肯守志乎宋泣曰婦人從一而終豈可事
二姓公笑曰吾無憾矣聞公之訃哀慟號泣抱一歲
幼子匍匐走數千里見者莫不感動既抵家公姑康
健在堂具甘旨輸孝敬經紀其家政公始安之視前

室之子不異所生子亦奉之如親母凡事必咨稟而後行時戶役煩多支費不給宋之父母憫其蚤寡欲奪其志曰曩吾在耀州月下已許吾夫矣可以死背其言乎終不聽公姑俱以天年歿宋營喪事盡禮宗族姻戚咸稱之里耆老以貞節聞得旌表其門程氏生子一人即宅相女一人適某宋氏生子一人曰長安七歲而卒宅相有子三人長玄英次玄寧三玄復曾孫男若干人公得年四十以求樂某年葬績溪縣之株木嶺嗚呼天道難諶善惡之報禍福之降何其不以類應耶豈囿於氣數而直於命運歟將詰諸司

造物者其然乎其不然乎申包胥曰天定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其果然乎公之罹非辜亦可悲矣三孫念公嘗躋門而請曰先祖行實未有紀述當時儕輩俱已漸盡無一在者惟先生獨存歸然猶魯靈光也非先生其誰宜為先祖棄世垂四十載矣非敢後也若有待焉敢請予諾之老淚危迸哀思填膺每一執筆悲不自已侵尋歲月弗克成文迺忍慟而書之尚干當代名公矜憫而銘之庶貽於不朽謹狀

故白雲處士吳公行述

公姓吳氏諱齋字萬頃號白雲處士徽之休寧人也

吳自泰伯受封因以為氏其後延陵季子繼泰伯之德而以三讓稱故郡望以延陵著至秦吳芮為番令得江湖間民心號番君今大江東南皆其苗裔徽之與番壤地聯接支派蔓延土著於徽分徙於休寧之萬安吳田始祖諱超唐興元年間任本邑令族益大五世祖諱某仕蜀閬州倅擇故鄉山水之勝遂卜築焉即今所居之地曾大父諱某字某遠於儒肄舉子業以易經魁鄉試宋季監桐城稅階成忠郎大父諱某字某號屏山克繼家學以文章擅名在元授太平繁昌縣尹有政績階承直郎考諱某字某號松所學

行卓卓可述蔭授良禾嶺巡徽未老納祿而歸公承累世培植之厚田園邸第幾有一鄉能以富盛自處而不屑於裒聚名仁厚儒宦家公幼天姿穎悟德性凝重年甫弱冠身幹魁岸意氣豪宕未幾斂華就實勵志古學益以聖賢為法當是時風俗淳美人慕士君子之行而徽為紫陽朱夫子之闕里宗工遺老倡明性理若雲峯先生胡公定宇先生陳公皆執經師承而朱公允升汪公德輔友道尤篤則公問學淵源有自矣絕口不談仕進延經明行脩之士尊禮而館穀焉姻戚俊茂若趙方子常鄭潛彥昭皆招置家塾

飲食訓督無異已子後二公知名趙以篤學師黃楚望虞文靖著書立言而學者以東山先生稱鄭以才術文翰受知宰輔歷任正字御史荐登清要蓋出於公之誘掖而成也公甘隱山林以道自樂經生學子質其疑難達官巨人資其謀謨以暨常布之秀方伎之流莫不願挹譚咲仰風裁得公青矚則人人飭德有以自慙公平生好周人急里中有孤嫠貧乏者饑則舖之寒則衣之病則藥之沒則樵而葬之直歲大侵出所積粟廉價售之而邑之求糴者日踵接于門皆飯之而去嘗有一里氓齋父鏹若干緡請公啓廩

尋失其鏹涕泣欲無生公知其故遂如所失數予以粟氓感德戒飭諸子每曰吾以安遺汝而不遺汝以危汝其慎之人咸擬之龐德公晚年謝棄俗紛家政悉委諸冢嗣一不以縈其心每適意有所得則疾書之為文貫穿經史為詩陶冶性情積之遠發之弘不自知其多也有白雲集五十卷藏于家重罹兵燹燬而不存娶江氏歎望族貞柔孝敬姑程氏宋故相程元鳳之姪女感疾沉痾醫藥百方弗効江禱北辰剖股肉和糜以進疾遂瘳以孝婦聞子男三人長玉林字伯岡才識文學欲有以自見入國朝帥聞知其

賢辟贊軍務嘗謂功名可以戾契至卒齋志以沒次
姓字仲生工詩文為徽郡儒學正後擢將仕郎主山
東之寧陽縣簿終於官次薰字季南晦跡隴畝女二
人長蘭適程仁澤次和適謝均美孫男五墳樵牧珪
月德牧蚤游邑庠由紀善今授從仕郎戶科給事中
兼司經局校書公生於前元丙申七月廿五日沒於
癸卯八月某日享年六十有八以其年某月某日葬
于霹靂嶺江氏後公八年卒享年八十以洪武庚戌
冬十有一月某日葬于街阬之原余成童時親拜公
之約屢知三世締交於公父子間俛仰四十年餘而

死生變故有無窮之悲公三子四孫俱已相繼傾背
所餘惟牧方膺爵祿駸駸嚮用殆天所以昌其後而
食其報於前也耶牧累以公之行實屬余述之平昔
游從斯文無一在者獨余侍公之久知公之深通家
契誼有不得而辭也故敢據其梗概書之以俟當世
之秉大手筆者采擇焉

故處士吳公伯岡行狀

公姓吳氏諱玉林字伯岡按吳自秦伯居勾吳而子
孫遂以為氏漢長沙王芮四男分居新安至唐有諱
少微者仕為御史曾孫瑤自休寧徙歙富饒瑤生叔

一 卷之三十一
七
臻叔臻生明明生超超生春春生天推天推生琇愛
休寧金竹山之勝復徙家焉第四子依舒通守閩州
始居吳田依舒生子志子志生泉湧泉湧生士雋士
雋生積積生道傳道傳生琬琬生逢辰逢辰生梓榮
宋吉州泰和縣簿梓榮生彥松彥松生邦呂歷官成
忠郎邦呂生柔遇柔遇生賁龍元太平路繁昌縣尹
號屏山生之泰之泰生齋字萬頃號白雲是為伯岡
之父鄉稱長者公幼性敏銳甫六歲就外傳日記數
千百言能通大義成童有詩聲年十七習舉子業文
理蔚然儕輩服其精緻屢試場屋不利恬然不以得

失介意而學益篤鄉先達子常趙公彥昭鄭公嘗同
受業於家塾當是時倡明理學邇于朱子之淵源者
朱公允升汪公德輔倪公士毅鄭公子美及我先人
三峯先生也皆與公為斯文友故公德行之懿問學
之博操守之端識見之卓迥異庸常 天兵東下歛
版圖入職方氏公始就辟參謀軍機無何棄去竟以
隱終方元季助勦之秋公總家政內外整肅事親盡
孝撫二弟克篤友愛賦重役繁身任之而親與弟不
知也斬黃寇起入饒歙境群小鳴張狼噬巨室菹醢
公外戚歛程氏廼宋故相家闔門逃匿儉人利其貲

一 本同文卷之二十一
前
踪跡得之欲覆其宗俾無遺胤公盡出已財以足其
求程獲免難里氓有韓姓者抱疾危迫公憂形于色
延良醫藥之而愈收養孤遺賑恤窮乏常如不及里
中所居之田平行宜稼而農苦旱公乃相地形捐私
帑堰溪為竭鏟山錐石引水為渠既成旱不為災鄉
人利之建義莊積粟贍族凡祀先上塚少長咸集所
以叙尊卑合親疎而重敦睦之意也公剛直豪爽閭
里攻訐鬪狠之忿不之公府而折中於公得公一言
而止有松蘿陰葉二十卷藏于家公生於前元延祐
二年丙辰五月十有七日沒於 大明洪武三年庚

戌十有一月四日享年五十有五後十五年葬于音
干之原配程氏柔順真靜孝敬舅姑宜于家族後公
廿又六年卒得年八十一子男二人長樵蚤世次牧
字彥守以俊茂選充邑庠弟子員用勞績擢紀善今
陞授戶科給事中兼司經局教書階從仕郎女一人
珈適欽士族江士翔孫男二冀善功遠孫女一遵厚
適江彥華嗚呼公有志而弗獲伸有才有學而弗克
試存心律已可概見者如此人謂天道玄默難謀以
予觀之豈其然乎嗇其父于前所以豐其子于後也
予自童卯托交於公父子間今與彥守會 京師敘

騃遠感今思昔未嘗不長慨也予既述白雲處士行實而彥守以故交無存非予莫能知公之詳復俾狀之以乞銘於太史氏用發潛德之幽光焉謹狀

明故和齋唐公墓誌銘

公姓唐氏諱中字伯和號和齋世為新安文獻家始祖諱承昞京兆人從宋高宗南渡錄勳勞授新安太守在官歲久子孫因居之遂為土著世遠譜軼弗可稽其詳譜自新安始蓋本於承昞公也高祖諱廷雋字君選階登仕郎曾祖諱虞字常道號梅壠縣星源嚴田李氏出紹于唐有二子長諱元字長孺博學雄

文為東南學者師以將仕佐郎徽州路儒學教授致其仕公之伯祖也次諱輝字清之號雙清以父之號梅壠故永慕而志之由儒試吏業任廣東肅政廉訪司書吏公之祖也當時以昆季聯輝媿美一稱名儒一稱良吏鄉邦榮之考諱德潤字潤甫號晚翠繇水陽倉副使轉授饒之餘于州吏目享年六十妣俞氏晦庵書院山長俞魏卿女子男三人長伯友次伯恭次即公也公自幼隨其考官游饒郡年稍長從鄉先進汪彥脩先生授學讀經史通大義癸巳適丁戈鋌搶攘之秋而不幸先考棄背公侍養扶疾竭誠摠孝

以道途脩阻未能歸葬藁殯于宣之灘頭寺側時平
遷柩返于故鄉竊歎之一都吳山壬寅總兵大將何
公文輝開幙府起公叅謀軍政甲辰除官吏日克復
廬州 朝廷論功褒賞陞授經歷移戍西江之南昌
撫士卒以恩處僚友以信植弱持危調貧卹匱大率
以仁恕存心其事上遇下煦之以和接之以敬人無
間言庚戌以疾還家甲寅府縣復以懷才抱德舉薦徵
辟赴 京擢黃之楊歷湖官其地產蘭故名蘭溪蘇
長公東坡嘗吟咏嘯歌登臨游眺之所至今遺跡猶
可尋訪而赤壁之景日接于目公每餘暇裝回弔古

見於詩章因自號蘭溪漁者在任將及三載課額弗
虧民力弗困筮獨者賑惠以安之逋負者申請以蠲
之己未解印綬乞歸田里杜門訓子講道於表城門
內學徒甚衆後卜築東關倚山帶郭雖鄰闐闐而不
雜市喧清負幽邃嘉葩異卉扶疏葱蒨復逸屋種松
闢小軒仍扁以晚翠殆將終老焉有詩文雜著十卷
截于家乙酉正月己亥嬰心氣之疾攻以藥餌罔效
至十四日辛亥夜呼諸子環侍明燈熾火指以取喻
言人生命之脩短委之於天生猶寄也死猶歸也若
燈火然明盡則滅理之常也遂瞑目奄然而逝春秋

七十有五生於前元至順二年辛未三月二十四日
歿於大明永樂三年乙酉正月十四日配孺人丁
氏惠秀饒之餘干世家昔在乙未歲兵陷宣城公病
危丁氏潛剖左股肉烹糜粥籲天而進遂病愈孺人
性柔慧和順孝以奉舅姑睦以待姻戚恩以御婢媵
婦儀母德可謂備矣先公十年卒壽六十有四有男
五人長希善次希起次豫章皆讀書次吉祥充郡庠
弟子員以詩經中庚辰科進士第授永州府祁陽縣
令仁以恤民廉以律已九載通考無毫忽過奉旨
命禮部特錫恩宴以勞之寵榮所被同時秩滿

者皆莫及也再除河南南陽縣令次夢祖孫男九人
孫女二人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甲申癸于問政
山齋堂前嗚呼公之為人儀觀甚偉廣顙豐頤身幹
脩聳而氣寓和平性天明徹而心地坦夷與人交洞
見肺腑畧無涯岬值客賓宴會談機娓娓嬉笑滿容
是以人人親之有如飲醇酎不覺心醉其平生見于
設施不得久於其位蓋弗獲展其才以究於用其所
可稱道者僅僅如斯而已使公得盡其所蘊又當何
如哉嗚呼天之理賦於人人之理契於天天人之理
相為倚伏未嘗懸隔也故齋於前者豐於後微於始

者盛於終此天人之理宜然也觀公之子孫昌茂其
豐而盛者必矣而吉祥仕途方開等而上之未可量
也微於此而益信予與公群從兄弟以愚昧忝侍
藩府留寓北京踰十載矣而次姪希趙屢移書欲
干予求當代之名能文辭者顯揚之久未有所述今
來南京次姪豫章復申前請及觀吉祥之榮寵故
拜錄之此歐陽子誌其先公灑江之表而曰非敢後
也蓋有待也而予有待於吉祥而敢後於公也庸是
姑為之誌以賁于玄壤以紓予之悲也

明故處士存誠汪公墓誌銘

公姓汪名仁字景榮號存誠歛人也其先出潁川隋
末有諱華者當四海鼎沸奮臂一呼保禦六州民不
識干戈唐室龍興乃奉籍納款詔褒美之沒靈雲關山
至今廟食曾祖諱文煥祖諱繼祖考諱祺俱隱德不
仕公狀貌清癯性姿敏悟望之而容舒即之而氣和
其持身也謹愿而不肆其處心也平易而不欺其居
家也孝友而不違其在鄉也謙恭而不傲臨財以寬
制事以義此公之素履若此也元季淆亂舉室潛避
山谷間鄉之郡小橫梃剽掠遭之而不加害時漸寧
廼攻廢舉之業而諸子皆成立家業日益饒裕初公

父游淮北安於異土二十餘年至正中原兵起公俾弟景原領家政而自往淮迎請父意堅不為動凡往返者三父感其誠趣裝携妻及子以歸洪武乙丑歲府吏張均道繫京獄誣公以自脫公被逮坐重法張乃悔悟以死爭尋蒙特恩寧家其於岐黃之經鍼灸之籍以至陰陽地理之學皆精擇而詳究之嘗闢一室居善藥凡遠近疾病者求之注以劑液攻以鍼砭咸得脫去所苦故人入德之遠方藝術之士過其門必善遇之蓋其天性如此暮年耳聰目明細案可書舍輿而徒亦弗杖也娶黃氏性柔淑繼閔氏得嬾

道嘗自卜葬塋於本里秋塌干虛其中穴以自窆而窆其二室公生前元泰定丁卯沒於大明永樂庚寅享年八十有四子男三長致和先公二十年卒次致賢致達女二長原適程克恭次添適陳文紹俱黃出孫男八助澤尊晟新亨森閔孫女七俱適名族嗚呼觀古今之人物惟篤厚者常得福而暴橫者常嬰禍是禍福無不自已求之也公之得福皆自忠厚以延之而能享其全豈俸致哉予弱冠識公始終相與五十餘年今聞訃而不得哭聞葬而不得執紼其於交好之情何如哉予留京師致賢走書錄星源俞季實

事狀未求銘予讀之淚下不能禁雖欲已於言其能
已乎遂按狀據實而書之銘曰
稽諸姓氏始侯汪也食采潁川世澤長也桓桓越國
興於唐也四海鼎沸時攘搶也六州保禦樂安康也
遙遙後裔茂而昌也猗歟處士何才良也質性美粹
德彌彰也心存誠厚藹慈祥也多能多藝攻岐黃也
堪輿是精惟陰陽也針砭是嗜祛膏肓也善積培植
德澤滂也嗚呼嘉人廼允臧也天不憖遺遽云亡也
少微星殞黯無光也卜吉佳城雲茫茫也秋塲斯干
氣聚藏也有流其水環其崗也是窳是窳封斧堂也
虹光夜燭常煌煌也墓門有石垂琳瑯也紀述不泯
示銘章也後千百載久不忘也

前給事中約齋先生吳公生塋銘

老友約齋吳公訪予三峯精舍掃榻留宿清譚竟夕
語予曰死生者晝夜也知生之理則知死之理陶淵
明自作生挽詩壯牧之自撰生墓誌至今以為賢吾
欲効之子其為吾序而銘焉歿而刻之曷若存而讀
之之為愈也幸毋恡予重世交誼不獲讓序曰公姓
吳氏名牧字彥守號約齋世居休寧之吳田地以姓
傳志其久也高祖諱賁龍元太平路繁昌縣尹曾祖

諱之泰號松所蔭授良和巡檢祖諱淵字萬頃嗜學能詩考諱玉林字伯岡襟度慷慨工辭翰公弱不好弄口授詩文記誦不忘甫成童伯岡逝哀毀柴立制終選克邑庠生弱冠長兄樵棄世形單影隻俄為檢人所誣謫戍冀北母程恭人訃至伏地痛哭絕而復蘇洪武三十二年冬皇上六師駐塗陽公奮身効忠隨駕回京叩閣上疏察天時人心之所宜歷陳十事允合聖心由是日侍左右訪問機務賜以華宴賚以楮幣遂擢王府紀善大駕臨南京錄功著勞陞戶科給事中兼司經校書在東宮同

大臣於經筵進講義理貫徹剖析詳明睿顏喜悅居無何以母喪未葬陳情上哀其孝誠允之歸而卜地于霹靂嶺葬母恭人及祖母二喪竣事復任再陞工科左給事中永樂辛丑秋八月公年六十有六上念其老優賜歸田誠盛典也公之歷任拱侍彤庭翊贊青宮出入禁闥二十年餘規諫匡輔確守臣節中外倚賴翕然歸美而處身剛介亮直不愧清流功成志遂保躬全名勇退而歸天之道也公家食時養母以孝祀先以誠睦族以禮處鄉里恤孤賑乏有汪姓者產豐年老恐豪橫侵漁之乃立偽

券以囑公其人未幾歿公不以死生異其心即取券以歸其妻在兵中有棄小兒於道公收而育之在官有功則推人有過則歸已門無私謁歸歲餘所居窓前地產灵芝數本人以為賀公曰穀粟世所珍斯草奚足異耶嘗繪小像自題曰爾貌清臞爾性恬澹金闕侍臣蓬萊仙伴亦可以見公之素志也娶江氏歛之舊族婦道母儀為閨闈則側李氏亦淑慎子男二人長冀善字思齊次功遠字思勉有孝行孫男四人俱俊茂嗚呼公際九五龍飛式符昌運而宣忠効力攀鱗附翼屢遷清要晚節承恩而歸以盡天

年可謂克保始終而為全人矣予故序其梗槩復系之以銘二曰

猗與厥家延陵之裔秦伯季子先後繼志惟德之讓惟德之至以亢爾宗以綿爾世吳田之區山環水聚毓秀鍾英篤生才器乃祖乃父豪邁精粹吁嗟約齋善述善嗣為剛介士為清白吏榮登王門長裾日曳兩遷給事寵居近侍三擢校書司經啓秘以贊密謀以膺大事出入禁闈小心寅畏守正惟艱任重匪易引年告休聖心悅豫優游田里保身明智晚節康寧寡欲絕嗜人生穹壤有形必滅迺營壽藏用

卜佳地世澤鼎流公侯復始刻銘豐碑終古母愧

頌長公...

...

...

...

...

...

...

...

唐氏三先生集卷之二十八終

唐氏三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梧岡文藁

唐公子善小像贊 夢中作

煌煌隴西燁燁晉昌移根接李奕葉歸唐猗歟我公

紹述遺芳乃祖乃父虎躍蛟驤厥昆厥季鴻飛鴈翔

靈椿先老摧於秋霜幸存慈母晚節康強以全孝養

福壽延長公之少也金玉其相公之老也松栢其蒼

式瞻遺像精神洋洋餘慶不泯厚澤猶滂游魂雖逝

英氣未亡我作贊語虹吐夜光傳家永久百世不忘

望雲思親圖贊有序

望雲圖者都事朱公為思親而作也公世為霍丘
英人蓋因親以寄意於雲非因雲而致思於親也贊曰
白雲孤飛起于天末人子思親因雲是託所思伊何
具慶在堂温清莫侍甘旨未嘗太行之山霍丘之地
人則同心時迺異世親年有限雲氣無常以聚以散
俾壽俾康仁傑顯唐壽昌名宋孝行遠聞勲業逾重
肅肅蓮幕峨峨薇垣贊治揚譽洽于大藩大藩所蒞
惟邑惟府或勸或懲或字或撫移孝為忠于子于臣
非忠無君非孝無親斯圖是徵斯贊是述惟公孝思
有永無斁

題李原哲小像贊

貌清氣腴德醇行乎身居五獻之晴湖神遊八極之太
虛其山澤之臞乎其列僊之儒乎非斯人也吾誰為徒
春服之禕如其來于于春日之煦如其行徐徐經南
江之澣望北堂之居念陽和之德澤知寸草之春暉
慨王事之靡鹽柰陟屺而未歸聊尚羊以自適斯
樂也何如斯樂也何如吁

鄭氏雙節傳

鄭國英婦王氏以節見舉於鄉人將申請間仇家誣

以不實于御史臺御史陝右韓公重其事即日帥郡
守八閩黃公教授天台江公躬詣其鄉拘集鄉里高
年知識歷言其節如出一口因詣其家但見中有元
史忠義傳懸于壁未有其妻聞之君苟死吾其相從
地下矣之句愕然嘆曰節孝世家併以鄭玉婦何氏
守節之情上聞雙旌其門按王氏名禪歛人也何氏
名萱浙人也王於國英何於子美皆側室國英子美
堂兄弟友愛惇睦先後繼卒值時荒歉干戈日尋征
科日倍負孤農圃計日紡績三十餘年貞操無瑕回
視其世母鄭昌齡妻孀居六十一年壽享九十有六

始終一節者大有光也君子謂王何年相若同門同
苦于始同榮其終婦道之冠姆儀之尊因小人之誣引君
子之敬不特聯美栢舟之詩又將得乎拔茅連茹之易邪

鮑節婦傳

節婦姓宋氏名禮玉歛北寧泰鄉人也世以貴雄鄉
里節婦幼在室專於女紅性樸而淳不尚華靡在父
母側愉、無疾言厲色以孝謹聞擇配名族年十有
九始歸于鮑尚聚鮑為儒宦宗家庭肅睦凡婦入門
必遵禮服勤節婦事舅姑以孝相夫以敬撫育前室
子相以慈愛尚聚能詩文工書精歐陽體篆隸亦可

觀洪武初郡太守王公以賢良舉一時翰苑名流推
較授翰林院典籤尋除編修陞修撰蒞職甫三載出
為耀州同知在任未考滿俄以事株連不幸物故而
節婦惇二吊影抱其所生子長安馳馬至京師收其
夫遺骸還鄉辛苦萬狀道路見者莫不哀之舅老而
姑病悼其子死非辜快快舐望節婦去脂澤躬儉約
經紀其家政終喪舅姑相繼卒葬祭合宜不五年子
長安亦夫遇相不異已出娶婦抱孫克底成立今年
踰五十有一矣康強無恙蓋天之報施而祐其苦節
邪先是節婦歸父憫其年幼子喪欲奪其志婦泣而

告曰曩與吾夫於耀州官廨月下謂曰設若不幸罹
禍汝肯守志乎婦具以實心對夫喜曰汝若是吾無
憾矣既已許之豈可以死生而異其心乎奉老恤幼
以迓續餘休廢無負吾夫也父語塞而止其子相事
之如所生毋恐其名不傳迺屬予傳其事予與尚聚
篤斯文友誼故不辭而書之以俟觀民風者采焉
唐先生曰予嘗讀宋史知鮑氏父子爭相死事而以
慈孝稱前元江婦守節自誓郡邑白于省部將旌表
其門不幸壬辰倭擾而止今宋婦亦能厲志以踵江
後可謂能繼美矣嗚呼父之慈子之孝婦之貞何獨

見於鮑氏之一門豈非觀感而然歟嗚呼賢哉

許孝女割股傳

孝女姓許氏名淑玄城東故家許伯玉女也自幼警悟縫紉烹飪無不精絕稍長能書算名數論語孝經列女傳母孺人李氏口授輒成誦年十七伯玉病羸弱食飲不進百藥弗效孝女依侍側憂戚若不能生者或言割股可療孝女聞之乃齋沐祝天持刀入私室割左股肉和糜以進伯玉聞香氣盡啜之疾頓愈舉家嗟異閭里姻戚咸稱為孝女後二載伯玉疾復作孝女更欲為之未及而伯玉卒孝女悲號終喪

不輟年二十一始為上路張以信妻詩禮家也孝女入門事上撫下不少違禮法不幸舅姑先沒太祖介玉翁在堂孝女奉事尤謹脯饘酒漿及老人所宜用者靡不備具咸稱為賢婦鄉先生江文興為述其事甚詳既沒其孫惟達特以示予請為傳

論曰三代以前未聞割股之說後世醫書載人肉能愈痼疾孝子爭趨之至有割脇取肝以為孝者豈欲矜其名而為之哉父子天性也親病在牀巫藥無功危在旦夕為人子者迫切至情不惜肌膚割于刀刃以期萬一之幸非孝誠之至能如是乎蓋於斯時知

有其親不知有其身故也若淑玄真可謂孝女矣孝誠根於心孰勸之然哉彼進食怒罵臨死不顧者聞孝女之風可以少愧矣天卦山縣志卷之五
朱節婦傳之至本傳淵源以爲孝女是也
節婦姓銜名妙真贛人也夫族爲宋孝子朱壽昌之裔其先居南徐世以儒宦顯因仕寓贛族大以蕃父以道任監課提舉弟彥才擢昭信校尉節婦幼在室事父母以孝謹聞年十六歸朱崇文事舅姑以敬慎稱承祀以誠理家以儉相夫以順甫二十八歲而崇文卒室若懸磬一子顯始周歲節婦辛勤萬狀以長

以教卒底于成顯率訓知學肄業饗官才名籍甚將試于用洪武庚辰按察僉憲裴公行部廉察民風以婦名聞僉憲呂公覈實無異得請三
旨旌其門閭蠲其賦役云
論曰天道玄默人謂難謀然報施之理無毫髮爽壽昌孝行卓著炎宋天以名宦報之非特施其身而及於後裔猶未已也復以節婦承之則天道之報施豈難謀哉嗚呼自古忠孝節義史不多見世或得其一二史臣必謹書而備錄之蓋重人紀扶世教以爲激勸地也歐陽公傳五代史載一李氏謂當時士大夫

之所不若其抑揚予奪何如哉今節婦全貞保孤旌
寵自至俾人婦皆心其心則世教豈不植哉天道豈
不明哉嗚呼若節婦者抑可謂賢矣良母友其
孤雲處士者不知其世系一日得其鄉先達前太常
司丞呂君仲善所撰其兄文郁墓誌銘始知其出於
歐陽氏世居廬陵之富田迺文忠公裔父本立樂平
川山水之勝卜居城之西山迄今三世處士名文質
生平無他嗜好性恬靜不樂奔競而心思精巧專攻
丹青篆刻能致其妙理於山水得其幽深寬闊之趣

於神鬼得其變化奇詭之狀於圖書得篆籀體制之
古於傳神得其顏貌態度之肖於雕鏤得其字畫式
格之精是以人皆愛譽之然其心跡不滯於物不屑
於利遇適興或研朱吮墨或鑿石弄筆頃刻而成人
或以工藝目之輒握手弗應惜未嘗有以家學語之
而僅施其巧如是而已每與人言曰吾浮沉於世如
孤雲無定蹤故咸稱為孤雲處士云
論曰大朴未散人文未滋及乎末運朴散文滋日趨
乎巧則人心之天已離矣然而四民之業各有其所
專殆不可以兼也為士者何事曰尚志志之所存有

其大者矣志於游藝亦聖人之所與但有先後之序耳孤雲處士不用其巧於機械變詐而用之以成執藝之名蓋猶善於用巧者抑亦非大巧歟

嘗讀韓柳文雖巧者梓人亦為立傳以傳不朽蓋托之警世也雄辭雅論煒耀今古予作孤雲處士傳豈敢上與韓柳之傳巧梓例視哉然孤雲之名

則自將不泯於天壤間也必矣敬跋

濂溪書屋銘

濂溪書屋者周啓宗氏修讀之所也屋在廬山之下昔宋周茂叔家於舂陵而老於廬阜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水為濂溪其水發源於蓮花峯下潔清緝寒下合於湓江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址去九江郡治之南十里文荒第不治至淳熙丙申郡守潘慈明通守呂勝已復作堂其處仍揭以舊名而祠以祀之太史黃魯直嘗為之序云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酷愛濂溪退居乞身而老子是二程每游從而問道焉明道曰吾再見周茂叔吟風詠月而歸得吾與點也之意伊川曰吾再見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習此周子之道得二程子傳之而益振後又得張子朱子紹之其道大明於天下後世至今

餘風遺韻沾溉未泯則斯道之所寄有在矣今啓宗
為其緒胤構書屋而揭書堂之舊名俾其子若孫知
有其祖景行而不忘也歟予既為記之矣而啓宗復
徵予以言遂為叙而銘之銘曰

道喪千載孔孟失傳五星聚奎篤生大賢周子起矣
程子紹焉大道復明如日行天繼以張朱人文昭宣
德貫今古學開後先我廬阜峯濯青蓮春陵水名
移于茲川湯其流消其泉濂溪是扁棟宇飛騫
山川如昨人世幾遷聞孫踵武後四百年廼建書屋
經史精研道探其微理鈎其玄遺編青簡舊物青壇

繩之弗泯惟爾勉旃我作銘詩篆刻華璇有嚴對越
終日乾乾

家山一覽圖賦

西江之廬陵大郡也為唐廬陵王所封之地故以名
郡當趙宋時稱四忠一節之鄉文章行義為世儒宗
非他郡比其地南接贛城北竟贛水東控臨川西連
長沙咽喉荆廣唇齒淮浙扼庾嶺之衝抵汀衡之界
而江山映帶一覽而在眉宇之間真勝概竒觀也康
君彥民家西昌之銅庄在郡上游據大江之右而宅
其中攬清挹秀據幽發粹而乾坤之淑氣蜿蜒扶輿

鍾於人焉是以篤生賢才若彥民氏其亦才而賢者
歟君以明經第進士淹留宦途踰二十載不得翱翔
容與於其間上丘隴而尋釣游每一追思未嘗不嘆
息流涕而戚懷動心也廼命畫史繪為家山一覽圖
庶以懈心目而釋羈思予愧吳蠶老不作蠶而抽思
弗長也勉為賦之其辭曰
惟衡嶽之奠位兮迺鎮服於南荒氣磅礴以冲融兮
形蜿蜒而延長蟠踞於數十州兮綿亘於數千里欲
高昂以低伏兮儵馳突而留止既峯巒而巖壑兮又
丘垤以陂陀勢捲滄江之雲濤兮狀湧瀛海之風波

分支走脉於八埏兮旋轉迂迴於四域歷高廣而荆
楚兮何嶺岼以崩劣峙九疑以賴吉兮駐西昌而銅
莊乾坤一元之氣兮生人才之賢良遇 聖朝之樂
育兮喜榮登於科第履仕途之徃復兮去鄉國之遠
邇淹日月之悠久兮竟侵尋於歲紀青原之峯屹
兮文江之水深々眷祖宗之立隴兮慨如斧而如堂
想父母之第宅兮念姻戚之里巷違老幼之譚笑兮
踈友朋之論講每馳思於夢寐兮或騁目於登臨嗟
從政之留滯兮嘆蹤跡之浮沉追童穉之釣遊兮悲
壯年之離別遠舊業以難忘兮慘中情而不悅豈效

彭澤之賦歸兮宵慕神武之桂冠方致身以委質兮
當報國而輸丹將何以釋衷素兮托圖畫於毫楮
體御風而弗輕兮恨予臂之不羽指家山而一覽兮
樹鬱結之淚思辨雲山之稠疊兮睇烟樹之叅差武
姥之蒼翠沾衣兮天心之危峯卓筆惟康氏之世家
兮耀文星於奎壁羗若人之賢才兮能尊主以庇民
傳奕葉以流芳兮道愈隆而德愈新篤天倫而義居
兮尚統系以會譜志學優以出仕兮挽淳風於復古
朝畊犁於畝畝兮晚牧放於郊原力務本於稼穡兮以
勸業而名軒緬懷四忠之令譽兮景行一節之大義

偉精忠直節之無窮兮振古今而塞天地期若人之
繼踵兮當配立於綱常明君臣之禮道兮名彌久而
彌彰著勲業於史冊兮勒功績於燹鼎歷百世而益
長兮逾千載以不泯評曰美哉一覽之家山兮縱達
人之大觀移景物於圖畫兮妙吮墨而研丹認依稀
之故境兮胡不夷猶而容與籬菊踈而松逕荒兮攀
桂枝以延佇清泉白石以同盟兮猿驚鶴怨而增吁
矢予心以遠大兮永書紳而弗渝

祭考妣文

惟我考妣積德深厚如水益深如木益茂以培其本

以濟其源本天者全源理者蕃天符德著德協理正
以引以延協于義命李唐之裔嗣續晉昌惟宗攸熾
惟世有光暨于小子承後弗力莫紹徽音曷績丕績
自膺朝命授職治民作宰五年政化維新改除
王官輔導斯試才愚學疎寧不懷愧惟考惟妣英靈
冥冥錫我默相明德惟馨 扈從北行弗克省墓松
楸鬱然戚于衷素敬遣家禎含哀瀝誠有微以薄醴
其以清白雲在山明月在水魂飛遙遙血淚如雨

祭大尹見山先生何公文

惟公出宰茲邑牛刀小試衣錦之鄉壤接荒裔弗肆

詩書弗閑禮義廼設學宮有嚴歆祀師徒弦誦風俗
淳懿鄒魯攸同荆楚豈異蛟峯雉文文山偉記照耀
千載深探奧理柰何阨基文獻墜地道無古今時有
興廢嗟我非才後公百禩載瞻載慕是憂是愧裴回
殿庭草莽荒穢誓言脩葺政化攸係茲陳薄奠醴酒
敬載公其默相尚冀竣事江山不改還復佳氣

重修安湖書院祭先聖文

王化聖道治教並行無間遐邇日星昭明教道攸重
治化斯興為帝之則為國之經平川萬室弦誦輟聲
衣錦遶僻俗尚鬪爭有宋何令稽古是程廼勅書院

訟理政成以變民風以導民情今踰百禩棟宇摧頽
同寅協力矢言經營以堂以廡以戶以扃庖湍式具
倉庾式盈竣事畢工勒石紀名茲焉告祀少瀝衷誠
牲醴維繁黍稷維馨對越在天陟降在庭文教誕敷
洋洋炳靈烈節尚其效車山不地聖安封原
重修安湖書院祭先賢文為茲新書其
惟我元公紹述道統引微綴絕萬鈞斯重不有先覺
伊誰其傳道之顯晦實係于天惟我太中知人則哲
二子受學六籍探頤如星拱極如水朝宗門立暮雪
座挹春風卓哉何侯興躬書院身任政教風俗丕變

文山死節耿耿孤忠覺軒計議鳩材庀工成茲偉績
傳于後世百五十年竟就隳廢承乏興修萬瓦鱗萃
祀享有祠像設有位景慕先賢揭虔薦芳嚴實于俎
酒崇于觴尚期來格以康祀事以澤我民以祐我士
鳳簪祭何知縣文
惟公顯于咸淳仕于興國文教率敷丕變民俗迺建
書院衣錦之鄉吾民有歸吾道有光迄今年久廢弛
弗治舊尹所作新尹攸繼茲陳薄奠肴絜酒冽名垂
穹碑千載不滅

安湖書院祭先賢祠

惟我諸賢道明濂洛啓沃後進實賴先覺師友淵源
父子家學續承統緒有志述作六經精華諸子糟粕
入海求珠剖石得璞紫陽高風江漢洗濯文山大節
日星昭焯用夏變夷魯齋是若開基成構覺軒是託
衣冠環珮步趨唯諾聚于一堂丰姿如作元氣之會
鳳翥龍躍式當仲冬肴庶酒薄鑒茲來饗神歸寥廓
惟我諸賢倡明道學後於闕闕先於濂洛惟師惟友
廼繼廼承儒林鳳棲學海蛟騰惟父惟子以嗣以續
滄海遺珠藍田雙玉紫陽紹統文山輸忠理明而精

祭先賢祠

節立而雄下逮覺軒協力興邦舊跡猶存高風已往
茲陳薄奠牲醴瘠醜鑿茲來饗魂游何之

祭何知縣祠

惟公生而有位歿而有祠歷世雖遠遺愛猶思詠棠
召伯種花潘郎恩融德洽衣錦之鄉書院斯建教民
興學啓迪後進追蹤先覺茲臨是邑歸然靈光耳聞
絃歌目覩羨墻式薦蘋藻瞻仰起敬民俗以淳文風
益盛

益

赫赫日赫炎帝左翼騰翽翽仰吐燄火谷以和文風
與學考與對垂垂如决莫然翺長邑赫然靈武平朝
子帥蘇蘇新時恩賜蘇命本德之聯書到海數楚丹
軒公主而休母效而育歸蘇世繼發靈交前思務業

祭所成歸所

茲軒動其於難保細密發來變變於所之
治立而車不盡覺神而次與研書流於其高風已封

唐氏三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梧岡文藁

騶虞頌

臣聞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二氣網緼委和降精
產為非常之物而得天地之氣恒多故聖人在
位廼見於世所以符運會之休徵協禎祥之吉
兆其來尚矣欽惟我朝

聖天子御寶曆永樂之二年至仁洽於品物至信敷
於烝黎道高往古功冠前王以故神人懽戴乾
坤清寧諸福之物莫不畢至維秋九月之吉

周王進獻騶虞群臣百官上表稱賀臣考載籍騶虞似虎白質黑文尾長於身不踐生芻不食生物日行千里君有至信之德則見而召南之詩謂仁如騶虞以見王道之盛也於戲昔詠於周世今獲於周郊予以見皇上之德施及王國邁周文之治御于家邦至于兄弟因心則友蓋周王不自以為瑞而獻之於皇上皇上亦不自以為德而歸之於

皇祖考薦之郊廟播之聲詩臣子儀躬逢盛典職忝詞臣自愧才學踈陋不足以鋪張休烈以繼風

雅而區區芹曝之誠亦少効揄揚之萬一謹稽首頓首而獻頌曰

惟我

皇明繼天承統九五龍飛雲蒸霧滂勳剔群雄奄

有四方

君德以正

帝道以昌寰宇乂安垂拱而治大國小邦奉琛納贄四十餘載風雨順調烝民熙樂年穀豐饒欽惟

聖皇誕膺

天命朝野肅清神明協應惟臣惟鄰惟庶惟民廼洽

天命至信迺歸至仁天地之氣世運所聚泰和至順
聖皇千載攸遇精英斯降和粹斯鍾佐我文明物類
之豐惟物伊何見被異質生芻弗踐生物弗食
命豈有白其軀有黑其文渴則泉竭饑則肉醺觸之
不怒性無噬齧迫之不驚心無奔越

皇仁所被皇信所孚惟

皇德廣來茲騶虞產于王國獻于

天子載書彤管載彰青史式昭

祖考聖德益宏休光令聞奕世是程白狼興周素

麟紀曾示祥効積粵萬萬占惟

皇撫運績武之功惟皇致治興文之隆禎祥至矣
福祿萃矣本支百世炎祚著矣小臣作詩上徹
宸聰以雅以南用播國風

寶石神龜頌

欽惟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提三尺芟群雄天命攸集人
皇土心所趨四方臣順八蠻賓服啓萬世之洪基承
皇土百王之正統武威遠震雷迅電飛文教誕敷風
皇行草偃神祇協應民庶懽忻而四十餘年乾坤
清寧河海順晏雨暘時若物類咸豐臻政治之

雍熙變風俗之淳厚是以
聖德神功配天饗帝巍巍蕩蕩高深難名歷代君天
下者未有若我朝之隆盛也猗歟休哉惟我
皇上繼志述事膺命承符神器有題皇圖克紹
御寶曆之初念創業之不易思續緒之攸難爰
命詞臣纂修實錄敬上尊號所以極采輯之勞
竭褒崇之美猶未足以致

聖孝也惟孝陵之御碑未立特發玉音勅翰林
撰文諭工部選工相擇碑材於紫金山之陰龍
潭之地斧錐効力琢鑿山骨取材既具復取碑

跌而得巨石大與材稱巔巔以高萬夫奏功於
石罅見一寶石其色蒼紺形類神龜圓徑尺餘
首昂而前碩尾妥而左蟠足縮而肘露背隆而
甲伏雖樗般之巧不能致也况茲渾然天成不
假雕鏤豈非天地儲精山川獻奇而致禎祥以
彰

聖孝也孝陵衛監工指揮臣某敬捧以進

皇上若曰朕惟

皇考之德所感召天地神祇所默相故茲瑞呈現以

皇考對揚

皇考之休命以慰朕繼嗣丕烈之心也宣文武群臣
百官於奉天門拜觀莫不欣躍謹上表稱
賀臣聞馬圖出河龜書呈洛銀甕湧地噐車在
山此皆聖王之瑞也唐太宗朝獲靈龜化為白
石遂以為受命之符自開闢以來未嘗遇茲盛
典然天地之氣鍾英孕靈陽凝陰聚堅則為石
稟少陽之精成少剛之質而融結其形成此神
龜者蓋有以知
皇上孝思之無數
聖德之無窮而又以徵諸
聖壽於萬斯年也臣子

儀叨侍清班自慙愚昧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於赫

聖皇孝德格天山川獻靈神祇致虔天不愛道地不
愛寶式昭

皇考勒碑琢石有龜其趺取此山骨蛟龍所都坤珍
効靈乾符顯瑞億萬斯年精英攸萃爰有寶石
形類于龜當護慶雲當生神蕃托質石中豈能
食息其形圓長其色紺碧尾蟠而妥首仰而昂
背隆甲伏肘露足藏二氣所凝匪資人力渾然
天成無斤斧跡五總之聚十朋之多矧茲祥物

孰與同科

皇明大朝惟

天命我我共孝陵祥光貫虹聖德熾煌御碑穹隆

徽臣作頌以贊休美用比洛書永錫繁祉

進軌範錄疏

臣聞經所以載道史所以載事窮經則精於道

而有以識夫理義考史則熟於事而有以得夫

政治是以古帝王之學未嘗不探六籍而閱諸

史也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書曰

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此之

謂也然天地之道古今之事非融而會之紬而

繹之則不足以獲于訓蓄于德矣致知乎理義

力行乎政治莫匪識前言往行求多聞古訓而

得之也敬惟

殿下以天縱之資日新之德聰明剛果仁孝禮恭建

國封藩衍本支之盛礪山帶河固磐石之安威

名播於宇內深恩溢於域中群黎仰慕莫不

歡切念臣子儀才疎學陋愧無知識欽蒙特

旨授以紀善自領職以來雖承顧問日淺然夙夜祗

懼思竭補報輔導之誠以忠

殿下之職分度

無所用其心力廼採擇經史有關於理義政治
之言切要簡當易知易行合于聖賢之道者謹
繕寫成帙裝潢上進乞於軍國機務之暇宴閒
講說之餘留心睿覽庶可以少裨多聞蓄德之
萬一臣忘其愚朴冒昧山威嚴不勝戰慄之至

縣令箴

周官縣正則惟其名升自里都五鄙是稱秦立郡縣
漢制令長丞尉以佐教化攸掌唐置六等宋用朝臣
慎重其選親臨於民上應列宿出宰百里俾無愁嘆
政平訟理欲成其政先修其身當恤於民毋負於君

正尔之心鑑空衡平勵尔之操藥苦氷清毋墮庸庸
毋過察察毋苛刻而殘毋邪媚而狎同寅協恭庶務
理集弗譽以喜弗謗以惕戰戰兢兢執玉奉盈凡百
在位敢告斯箴以紫陽書院四大字後下真知王今
掌聞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得孔子而後傳周孔顏曾
思孟之道得朱子而後明蓋孔子集群聖之大成而
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前庚戌而孔子生于東遷後庚
戌而朱子生于南渡嗚呼聖賢之生闕乎氣運之盛
衰教道之顯晦豈偶然哉故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

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則聖賢之道在天下如菽粟布帛民生不可一日無也道之所漸被教之所陶鈞無一物不沾其化無一民不蒙其澤玩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新安為朱子父母之邦猶魯之闕里也自朱子歿後將二百有餘載學者即桑梓之地為尸祝之所以致其崇德尊賢之意宋朝丙午間穆陵賜以紫陽書院四大字刻于真珉至今尚存書院凡三燬三復一燬于水再燬于兵當我朝之初於用武之際首創書院于學宮之旁部使黃公德芳知府魏公均祥協力經營而我先人白雲翁委

職祠吏辛勤三載始克落成距今三十五年凡居牧民之寄者或謾爾修葺或畧不加意兩廡傾圮三門朽腐椽瓦蠹缺風雨震凌生徒學士過之徬徨太息仰惟閣下以明敏之識超卓之才榮膺寵渥作宰于歛民親之如父母敬之如師保將有以蘇其凋敝樂其安靜政之所施教之所被百里之間熙々皞々無愧于古循吏下車未久百廢就舉其於興崇學校一遵天朝建之典而先賢之祠亦兩當興復捐已俸募民力願指之頃不日而成惟閣下少留意焉區區窮鄉晚進言不足以取信于人學不足以見用於世特

以先人苦心致力之勤將就隳廢是以惻然動念祈
閣下之振作斯文主張吾道俾祠宇一新則吾朱子
在天之靈臨眺故宮徘徊于風泉云壑之間而知賢
令尹之德也傳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又曰魯無君子
斯焉取斯觀於是而益信然則風化所係人心所重
政教所關豈迂濶瑣屑之事哉干瀆高明悚息悚息
與弟子才書

自向果郵亭之別又閱兩載去夏六月七日之任一
向獨員署事諸務就理劣兄他無所長不過推平日
所學而行之耳以清介守己仁恕存心以故吏民相
安於無事又且同僚協恭推服欽慕凡前之為政有
不利於民者反之田野開闢流逋回復學校興舉詞
訟簡息賑飢荒恤鰥寡安撫邊氓均平差役奏罷船
夫理決滯獄申寃直枉革奸去弊抑強扶弱禁貪治
頑民心傾向時譽頗躋凡上司按臨於稠人中必諄
諄推許勉勵不置劣兄在任不過如斯始終一念精
白一心不為利欲所誘不為禍患所怵守法而行據
理而為處繁劇而不憚煩遇艱險而不避畏其於禍
福死生漠然無所動於其中幸不幸一委之於天而
已他毋足為吾弟道聞太守公今冬復任劣兄既蒙

舉薦彥禎姪亦荷獎愛吾弟又沐勉之以學資之以俸其作興斯文之意為何如也巖溪子彰賢弟近况清適闔庭內外安好伯和兄年老強健有子登科榮躋顯仕以膺長民之寄有光於吾門矣子善兄又喜彥昭回鄉曾附書至興國吾弟既荷太守勸戒期於成才經史之言心惟口誦夜以繼日勇往而進庶毋負此公之盛心也諸族中弟姪煩中一致意楮短心長言弗能盡不具

今春彥昭姪便中得書備知二弟俱各安好良慰老

懷吾弟青年方春當悉心於學以迓續祖父之遺風吾儒事業大有所當着力處付之悠悠則不能成其所有以致流光坐棄誠為可惜以吾弟為學知所嚮方宜加鞭辟譬如北適燕南走吳車航不具豈堪致遠中途而止徒勞人耳望吾弟充其問學大其心胸涉於事周於理則可以成其才而推於用豈可僅僅守兔園冊也此劣兄之至望吾弟勉旃劣兄自巳卯夏六月初七日到任不過以理存心以廉律已勤力於民効忠於國他無才長據平生之志推昔日之學凡百世人之所榮所慕者無一念之萌守清

貧安澹泊晏如也伯和兄晚節康強白髮紅顏諸子
孝養彥禎登科亦授縣正可謂顯榮矣辱彥武書方
得其詳欣羨欣羨本縣佐貳幕司給由但劣兄獨員
署事黃冊湏知皆當究心是以忙逼不得少暇小兒
禎夏末歸家先遣德聚面乞知及未審太守曾復任
否不果專奉字族中長幼煩一一致意交游中兩學
及城府諸公俱道此忱寸心千里楮墨難盡不一
與弟子彰書
嘗思吾家自始祖承昉公隨蹕渡江留家于歙大有
公厚貲陰德至庭瑞公兄弟五人聯輝科第事業文

學延于吾祖筠軒翁雄詞鉅筆著書明道為學者宗
師吾先人白雲翁詩文瑰偉卓冠時流而吾五兄弟
者繼承其後長兄江安丞不幸兩考物故劣兄蚤居
邑庠修業未竟引身而退自謂終老山林得遂所願
豈意為虛名所累薦章交達叨承國恩授以牧民
之寄膺命以來夙夜祇懼思圖報效在職不過盡
公竭忠以身徇國以理恤民其於私欲無一毫萌
於念慮間澹如泊如而不知宦海之風波也府司部
使上官廉察俱荷推輿庶得少舒其志氣而展其問
學幸不負吾矣凡天下之務不能更歷則不知其故

以劣兄之處於田里戚屬相會昆弟相親朋友相昵
不知其為難遇今則各天一方巖溪之往廻方塘之
隱處何可暫得然後始知為難遇也別來聞漆丁躬
屋祖宗餘慶子孫傳業誠為可喜又聞營壽藏何太
早計呂家林文光燭天矣劣兄縻職數千里外吾二
弟之才豈宜終隱必當見用於時宜充其所蘊廣其
所見以光大吾家德聚至領手劄披誦感慰今因回
便復此楮以盡欲言草率不具

老兄留京甫及二載中間數得手書如對面也近聞

續絃得人諸幼姪庶不失撫愛而家務亦不必嬰心
少慰目前膠擾甚幸甚幸老兄年近六旬不獲投閑
致散而處清要之地撫心愧慙但思守職効忠雖無
涓埃之補而操觚染翰日近清光以盡吾分而已近
奉旨侍講青宮開經筵以論道為
聖朝之盛事而老兄樞趨殿庭之下亦預僚屬之
末屢蒙賜饌恩數寵加復回王府進講日以為
例自秋初以來准擬扈從北行心旌搖搖靡有定
止非冬深啓行必來春也吾弟守先人之立隴居舊
業之田園讀書訓子以傳家學其視老兄汨沒宦海

者為何如哉相去日遠何由會合候至北京居處稍
寧當給假還鄉祭祖以盡契濶之懷臨書惘惘不及
詳悉祈心照不具備

奉伯和兄書

今年夏五月彥禎姪到京繼而彥武來叔姪弟兄得
遂會合良不易也且審壽體康強子孫侍養猶如曩
昔但劣弟從仕于外侵尋七載不得侍左右以盡友
于之樂又喜彥禎復任而劣弟愚拙如故忝在王
府日侍清光近蒙聖恩得陪講春宮弘開經筵
廼朝廷盛典而日趨文華殿屢蒙恩錫饌醴

劣弟何幸身親見之邇者有旨扈從北行但路途
遙遙不得序契濶也良用怏怏未涯侍奉惟冀保愛
以膺耆福不具備

與姪彥武書

自令弟初陽尹考績便道歸省而吾姊篤念手足之
誼不遠途路而得面會良慰老懷癡叔今年六十遠
寓北京羈棲歷落侍傍無人柰何柰何近聞和齋尊
兄遽棄榮養何天之降割于吾家不少延也追思尊
兄自幼隨侍伯父宦寓南北歷練世故自能顯揚以
致祿仕晚而投閑故里優老林泉諸嗣幹蠱一子登

科於人理無少慚也今而壽踰古稀亦可謂無憾矣而吾妣愛親之心為無窮也良可痛悼老懷徒增悲咽身隔四千里弔不得哭位殮不得撫棺葬不得執紼但引領南雲失聲長號而已哀當柰何痛當柰何今因宏德鄉友便附此以代往唁謦有俸鈔二錠少致辦香煩為於靈几前焚白緇惟大孝彊加餐粥節哀保體承家續緒惟吾妣是望言不及悉不一

與彭必俊訓導書

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蓋玉之未琢與瓦礫同幸而遇良工焉則圭瓚鼓璧瑚璉琖各適

於用而器成矣人之未學與愚庸同幸而遇良師焉則天經地義民彝物則咸究其精而道明矣是玉之成器必待於工人之知道必待於師工有益於玉而師有益於人也大矣哉洪惟我朝建學立師內而胄監外而郡縣置師弟子員服方領習矩步歲修游息周旋揖遜閭閻秩秩人才所萃猶群玉之府也藍田之英昆岡之選旁蒐遠採靡不具焉予以砥礪之質黼彩晦迹幾為抵鵠之供矣一旦欽承

玉音出宰平川臨政先務必以學校為首思教鐸之益振慨師席之文虛博詢慎訪俱以足下姓名對選

想玉人不我瑕棄必將翻玉海之波瀾以演溢其文
學聳玉山之標格以嚴整其模範豈終於懷瑾握瑜
而私善其身哉今特遣劉生齎禮幣至足下隱居之
廬以請倘幡然而起玉振乎始終之學玉執乎始終
之敬以玉成乎玉立之諸生則待價而沽將聯玉笋
班于玉階方寸地矣矧予鳴琴之暇揮麈而聽霏
屑之談不啻飲金莖之露以清肺腑也何其幸歟草
草奉楮不盡所懷惟冀為吾道自玉不具益於玉而
自去春龍潭餞別流光忽忽又隔兩紀曆矣區區深

答謝惟高司訓書

愧非才臨政之暇必旁求儒雅相與講明正學議舉
時政何茲邑寂寥無可語者足下歸自京師一見
之頃心已識之方幸資以相勗豈意為職任所迫不
得久於盍簪良可慨嘆去秋得手劄寓諄切顧予何
足以取信於足下也然以足下之才之學得振教鐸
為士子之矜式以明聖賢之道其責任豈輕哉足下
當研精覃思究精一執中之旨盡修齊治平之方以
裕於己以淑諸人俾人才輩出庶不負國家樂育
菁莪之盛意此予之所望而足下之所任也區區撫
字心勞催科政拙誠有如陽城之考下下也無足為

斯文道今因便翔狂此尺楮以為興居調近於政餘
有拙作詩文數百篇無暇錄藁奉去倘有順風雄文
佳什無惜見教以開老懷之茅基會晤未涯惟冀為
吾道梁棟重不備

答謝子方司訓書

區區幼讀父書粗承家學年踰弱冠叨居教職中獲
校閑豈意為虛名所累舉授縣正私竊喜幸以謂江
右之地在昔宗工鉅儒挺挺相望意我文明之時文
章道德之士師表一代者必有其人也或可承顏接
辭得以質正舊學歷任三載已及瓜期前之所陳何

寂寥耶獨聞先生老成重望為時推崇久居講席屢
司文衡而所謂道德文章師表者在是矣職守所縻
每恨弗得親拜約履為欠耳邑民立子成蕭文郁輩
累求大筆雄文辱不鄙獎譽過情聯篇積簡愈出愈
奇如入武庫戈矛劔戟羅列森聚鋒鏘穎鏘光采炫
耀可喜可愕使入讀之久不厭倦誠獨步也自顧區
區才薄學謬拊心益愧而律已治民不過攄平昔所
蘊其於設施初無鬼目頽耳之蹟殆平平耳先生與
進之心勉勵彌勤駭許太甚此昌黎所謂不敢當不
敢當也今因高第劉曾二友便翔狂此楮以寄繾綣

餘俟買舟朝京專造易菴講下以傾倒所懷會晤
有期惟冀為吾道棟梁重不具備亦不
與其與劉凝節訓導書且之
嘗聞馬不值伯樂低首帖耳伏于櫪下玉不遭卞和
埋光韞彩混于石中及其受知而伯樂以為駿卞和
以為寶則人皆知貴之矣士君子之見知亦猶是也
予以學校為育材之地加意興舉主教者有黃廣文
而兩齋司訓虛席已久去春訪求英碩禮聘彭君必
俊試于天官領劄就職而西齋猶缺未得其人每究
予衷茲以考滿赴京舊友蕭君讓敬授金川同知

邂逅胥會相與話及學校之政廼語予曰吉水劉凝
節氏年茂而質美學瞻而才優與彭君生同鄉學同
道俾之同任吾興邑儒學師道藝足以相長學術足
以相規而造就後進必有可觀矣且遊於翰林侍讀
學士解公縉紳之門公以佳士待之品題推挽不遺
餘力當道嘗薦其才而用之凝節以母老辭謝而歸
興國與吉水鄰封相邇得職便養凝節必幡然而起
吾當與吾令合辭請予聞而欣喜蓋士君子之出處
去就一蹈於禮苟不先之以禮則凝節豈肯屑就焉
故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此

古之道也予當寓情於言致禮於幣以將予之敬而讓敬為予具書先焉惟凝節以吾道自慎其必為予而來也當令諸生汛掃齋館設臯比以俟予雖非伯樂卞和而凝節則誠千里之驥連城之璧也幸毋固拒以孤予之望焉草草奉楮伏祈亮察不備

答主簿高泰銘書

自白澗灘相會泊舟艤岸夜宿江天剪燭引觴久坐劇談忽忽取別又將一載然思慕之懷無刻不在平川公庭雙樹之側靜念人生出處聚散如浮雲斷梗卷舒漂泊何有定蹤昔未知同心之難今始識違顏

之慘然參商之星常自相背馬牛之風每不相及事之所遇屢如是也祖行多沐厚愛足見僚友之情至今感愧交集聞抵縣不父遽尔抱恙老懷惻然慮乏親子弟侍湯藥未審近况何似黃以和來得雲翰知病勢退減喜慰喜慰尤望善加調養力疾理政勾稽匡輔以成美治則庶可以瘳民瘼而慰來蘇也然區區去後之惓惓者蓋不以世俗之論待吾民彼之好惡在人而此之憂恤在已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非我心也黃冊之數清荒田之糧實如斯皆當同寅協恭究心致力則上不負於國下不累於民可謂

盡職矣原發至手卷候便人附去詩文登卷但恐蕪
陋之言祇塵汚耳詢知誠忠劉大尹踏田舊治茲邑
民人蒙惠亦煩申再四之意人回草草奉會伏祈心
照不具備劉大尹詩蓋不以世務之備待吾人歟
自去歲攝政會昌忽迫取別今春離平川不得一見
至今怏怏拙作榕軒讀易記族譜叙想已目入長司
回曾附小詩以致區區仰慕之忱今黃以和至又沐
手劄佳章良感不忘之盛心聞今歲同僚抱惠公出
新大尹未到獨員署事劬勞冗劇誠不易易步韻成

絕句五首少會意雅殊匣之貺感惠永供晴窓勘讐
經史之用客邸之物報瓊謾有黃山春茗一裹奉寄
政餘汲葛洪丹井之泉瀹之以助清話人旋草潦奉
復乞亮管不具于刻自春首時限日且去水又無

二人與大尹黃彪書無干野林公錄其以敬然外
近者秦淮旅邸邂逅會遇連牀夜話琅然清韻猶殷
于耳拙文俚詩繕寫成軸以寓嚮仰之情諒不我鄙
也別來遠想琴堂畫永政成訟簡良可為平川之遺
民賀也然民俗雖頑嚚而以明敏之識英斷之才處
之猶庖丁之解牛耳又當以仁恕存心以勤慎蒞事

則恩德普而治績彰矣區區不能善始而欲求終不
能植前而欲振後殆若乞醯於隣不免笑訕也茲因
鴻便草率奉字伏干照察不具備身可為平川之重
于其林與鍾民敬秀才書以寓際時之辭請不雅
老拙在平川三載所與共談者賴有鍾子常及吾民
敬二人而已舍斯文外無干預於公務是以始終依
依之情不能忘于懷自春首相別日月走丸又將歲
暮矣長司來得足下手書諄諄之意溢于辭語之外
曾附小詩致沈想已達近日黃以和至悉知體候安
好良慰懸渴小孫留講下多荷用心訓迪感德深深

非篤念平昔契愛何能臻此但區區客中之物將意
勿責勿訝尤望始終造就以成其學業庶毋負也後
有便風附午塘清隱文至人回舟駛狂此草率不一

一四回本時敘鍾子常書通回一册於此下常命最熱對

近務存德至辱諸文友書劄兼侑土宜祇受惶悚又
寵惠梧岡幽趣高文新詩妙翰佳畫捧玩不忍釋手
雖紙弊墨渝猶置懷袖間追惟老拙為時樗材強顏
效職凡素四載幸遂終考然無善政及民遺恩傳遠
不加以唾詈亦云可矣豈料諸文友溺愛過情誦之

以文聲之以詩情意繾綣久而不忘果何以得此也
感歎感歎同僚伴讀鍾啓晦先任贛邑司訓後調南
雄今改除于此系出越國公裔自平川分居西昌其
家譜近因舟經鄱湖遇風喪失再四致意子常於鍾
幼安順曙二老儒先處借舊譜浼鍾素昂劉以常抄
錄似本示下為感區區同一佩德也子常龕崑樵隱
區區有記啓晦有叙候謄錄諸作完備別日附去忽
忽復意不虔祈照亮不具

與方季善書

伏自己卯歲夏初拜別一向留贛舊年春正月考績

改除寓京每遙睇故鄉靈山蒼翠未嘗不再冉在目
也去冬次兒來得雲翰沐委譔生瑩文久墮稽臯未
遑錄去蓋公平生律身行已大槩述之無遺明白詳
瞻庶可傳久篆額書冊又得當年名士之筆刻之琬
琰毋貽林谷之羞而光輝煥發於山川後人觀之知
為靜軒處士之瑩過者必起敬也裝褫成冊奉納中
間世次諱名某某不能詳記恐有訛舛訂正錄副本
用大紙比碑石樣發來重寫正本摹刻為妙草率奉
字伏乞情察不具備

與薛推府書

伏自喬遷憲府至今十載不得趨下風而望餘光令人景仰寸心懸懸如水東注近聞復職新安之民漸濡治化滌瑕湔垢改過遷善庶不辜彼高堂之望聖代無冤滯也幸甚幸甚區區粗守家學才疎能謏不意微猥姓名交章保薦濫叨職任僅僅以精白持心期無負也侵尋歲月已歷兩任但當忠勤以圖報效耳他毋足為知己道因便附此尺楮以為興居調客居荒落乏物侑緘會晤未卜惟冀保愛以膺寵渥不具備

與醫士程養民書

區區強勉從仕才無寸長學無尺進今吾猶故吾也自南京忽忽會面不得各罄所懷至今愧負遠想日來肘後方書籠中參苓活人為念深積陰功優游城府盤桓立園奉親理家其樂何如也芝蘭玉樹森秀階庭但當浚橘井之泉種杏林之春省心以俟耳康節之有伯溫未為晚也今因宏德鄉友回便附此以致遠想之意會晤未涯惟冀保攝以膺光大不具尚無恙與道友程惟中書

別後歲月荏苒倏經十年每想萬山脩竹蒼翠爐香茗盞逍遙靜樂溪山一覽如出入袞何時復得吟咏

於其間也遠惟日來坐環餘暇拈弄筆劄新湧妙思
深探奧道當紹羽流之遐躅也紀績碑七星石詩文
尚無恙否今因江宏德便中附此以訊動履徐沈二
尊師及諸道友同此致一致敬相會未涯惟冀保練
不一

自南來感感會面不野各鑿和刺至今則負表懸日
靈靈

來相對大書歸中參各語人為念新蘇劍

批批

不一

